華海彙編目錄

中編

華海彙編卷之三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皇明賢邪辨案

先是霍維華內弟陸藎臣為午門璫得通於忠賢因進仙方靈露飲其法雜取秔穤諸米淘淨入木甑蒸之甑中底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米漸添漸熟水漸熟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精也帝飲而甘之以餘瀝分賜近侍及帝不豫忠賢歸罪於此因恚維華維華亦偵知帝病彌留遂先與忠賢貳帝崩時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也是日禮部須爵賞列封廕羣

臣謝恩之日即帝上賓之日也初帝病亟時召皇弟
信王入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爲託及
委用忠賢語旣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時羣臣
俱在寓聞訃恐入朝之時有他變厥明至殿門宦者
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旣改服又言未成服宜
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哀訴宦者乃得入旣
哭大行皇帝忠賢體乹在喪次獨體乹語禮部僃喪
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羣臣出少頃獨呼兵部尚書
崔呈秀入屛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
而呈秀以時不可止之信王立是爲毅宗帝素稔忠

賢惡深自儆備其黨自危楊維垣先劾呈秀曰百官哭臨隆道閣前忽有數小內臣招呼兵部尚書崔家羣臣錯愕所言公當公言之豈呈秀所得私耶臣言及此不寒而栗又云祖制不許上言大臣德政何況內臣語頗侵忠賢以嘗帝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其正士習略曰比来士氣漸降唯以稱功頌德為事厰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也外廷奏疏不敢名書姓盡廢君前臣名之義鴦視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主事錢元慤上言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

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偏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免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忠賢宜勒歸私第魏良卿輩非開國從龍則安得玷茅土宜褫革至於告訐獲賞之王體乾煅鍊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踰稱大兒之田爾耕寧國契友之門太始凡為爪牙宜俱明暴其罪或逐

或放而奸黨肅清矣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
徵劾忠賢十大罪一幷帝二蔑后三蔑兵四無二祖
列宗五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朘民
十褻名器初帝神明黙操忠賢黨與林立逢發其奸
及維垣首糾崔魏之勢衰至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
不勝憤哭訴於帝帝命內侍讀嘉徵疏使聽之忠賢
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為帝所任
急以重寶啗之辭東廠印援為後劲應元果為間應
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謫戍安置忠賢於
鳳陽籍客魏家帝諭兵部曰惡逆魏忠賢擅竊國柄

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典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
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
其罪時忠賢至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
免夜同李朝欽自縊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
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盖指客魏
也至是始驗先是籍客氏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
得宮人姙身者八人盖出入掖庭多携其家侍媵將
效呂不韋李園事帝大怒立命赴浣衣局笞殺子侯
興魏良卿并伏誅客光先客璠客氏兄子也楊六奇
忠賢壻也并永戍良卿謹慎稍善言詞國興昏愚與

人坐輙欠伸入夢鄉至是騈首受戮嬰孩赴市有睡
未醒者天下以為慘毒之報無不快之呈秀被劾歸
薊州列姬妾羅珍寶縱飲飲一卮即擲壞之自經廷
議以為死有餘罪命按律暴其罪於天下其子鐸覆
試僅搆二義削籍戍邊諸佞人諂附逆璫者或黜或
削殆盡首釋惠世揚方震孺徵卹萬燝定逆案先將
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夢龍溥夫文煥吉追贓遣戍
爾耕顯純死應元雲鶴竄戍邊帝即位初給事陳爾
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竊憂不在
小請嚴緝帝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已分朕初御極

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治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
追論客魏罪磔尸斬呈秀尸復誅顯純爾耕天下快
之先是信王入危甚袖食物不敢食太官庖當是時
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閹攜劍過
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
右欲給酒食安從取乎侍者請問諸光祿寺令旨取
給之懽聲如雷次日即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時忽
天鳴帝不動聲色逐元凶傷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
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崇禎元年正
月阮大鋮請合計先朝奸狀畧曰汪文言以徽州庫

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紛紛
此中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力爭汪文
言等嗾臺省諫王安佐楊漣左光斗繼春削職此中
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
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
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閹效之遂戚畹擄
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時逆黨次第伏法免楊
漣熊廷弼等誣贓劉志選梁夢環劉詔俱逮之下李
永貞劉若愚李實於獄永貞粗通文墨若愚愽洽典
故永貞每諮問之俱伏誅給事顏繼祖上言霍維華

巧人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
左逮而陽為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躐
致尚書無敘不及有賚必加即維華難以自觧乞革
以儌官邪乃罷維華行邉免官歸御史鄒潏祚劾維
垣為逆璫私人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為功沽名
反覆削維垣籍大鋮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啓中吏
科給事中闕宜補大鋮廷議以大鋮貪邪遂授魏大
中其後左魏被陥皆大鋮意也御史毛羽健劾其黨
私削籍給事李魯生當忠賢時迎合中旨倡為執中
之說少卿李蕃督學建忠賢祠與禮科給事李恒茂

殢三李謠曰官要起問三李至是被劾免官賈繼春
甞首爭移宮削籍楊左去中旨復官帝嗣位踰月繼
春劾忠賢估權流毒狀劉新珠劾其變詐削籍先是
吳養春歙縣人家世饒富祖父守禮常輸邉二十一
萬養春官中書有黃山杈息不貲又準浙中塩鐵與
從兄弟許訟置道僕吳榮於獄榮脫入京訴東廠誣其
私占黃山歷年獲祖稅六十餘金忠賢矯旨逮養春
坐贓六十餘萬程夢庚贓十三萬六千其山場木植
估価三十餘萬命輸官助殿工養春等拷死遣主事
呂下問至歙追産吳氏家已破其妻俱自縊下問名

富家泒買坐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變下問適回忠
賢復命寺丞許志吉至歙續追其酷不減下問至是
監生王之鼎劾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
於理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徽時故怨族人及登第詰
奏黃山之案傾陷數百家乃削籍編修倪元璐追論
廣微帝曰故輔魏廣微持國柄授逆璫毒遍海內實
為禍首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為民以為人臣附奸不
忠之戒餘黨與㓨誅殆盡二年春正月召大學韓爌
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
都御史曹于汴定逆案諭以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

頌美不置弃雖未頌祠而陰行賛導者據法依律無
枉無徇初逆璫既伏法帝欲因臺諫言定逆案爌龍
錫不欲廣搜禁錮僃列四五十人以請帝大不悅再
令廣搜且云當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十人進
帝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賛導速化為題皆書列入
又曰忠賢一人在内茍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内
臣同惡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内事對帝曰豈
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閣臣指黄袱所封章䟽
纍纍示閣臣曰此皆璫實跡也宜一一按入之閣臣
知勢難遺漏乃曰臣等職在輔導三尺法非所習也

帝問王永光亦對以不習刑名乃名允升于浒參定
之二月召廷臣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
曰二臣無實事帝曰瑞圖善書爲璫所愛宗道祭呈
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
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論間
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爲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
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案列無遺三月廷臣上欽定
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忠賢客氏凌遲外首
逆同謀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次交結近侍提督
操江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秋後決處次等結交

内侍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充軍次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徒贖次諂附擁戴軍犯内監李實等十五人革職次結交内侍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人配贖末等祠頌照不謹例大學士黄立極等四十四人冠帶閑住東林諸人復進用諸麗逆案者日夜圖報其後温體仁薛國觀輩相繼柄政潛傾正人為翻案地帝持之堅不能動及帝厭廷臣黨比復委用中璫乃至于亡

東林餘論

崇禎元年正月翰林院編修倪文璐上言臣入都邸

抄允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弁案一則曰私黨再則

曰私黨夫崔魏而旣私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

又私黨乎虛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

宗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

而或持論太甚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

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

義士人之行已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

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毁裂廉隅

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

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

嗟乎充一無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其議者能以
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
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
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揩為鐵限深防報復臣竊
以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已
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年来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
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
之者其人既已喬岳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
方隅未化也與楊維垣互出疏相往復帝是其言時
元璐屢言事来宗道常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

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五月御史袁弘勲大學
士劉鴻訓一入黄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
無虚日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裡
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
未暇平章惟亟數要典謂水火玄黄是書為祟今燬
矣水火玄黄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
類既燬以後鴻訓又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
安窮御史史䕫高捷相繼彈之鴻訓尋以事罷歸十
一月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
等禮部尚書温體仁訐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

錢千秋不宜枚卜帝召廷臣及體仁謙益于文華殿質辨良久帝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羣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給事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帝叱之下錦衣衛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券呈上帝責謙益引罪而出除名為民下千秋于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矣帝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

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名對稱旨及枚卜謙益必欲得之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故力止之不知帝意果在延儒不推適滋帝疑耳於是黨同之疑中於帝意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名對謙益自謂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泉湧謙益出不意頗屈時御史毛九華劾體仁有媚璫詩刋本帝問體仁謂出自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叅體仁疏其語褻帝不懌謫贊化御史吳甡言因體仁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贊化班

行無色乞召還帝不聽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
言吕純如羅織諸賢今藉奥援思借邉才起用吏部
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
才帝命指實具奏永光力排東林以其異己張國維
毛羽健等交劾之俱不問故震孟再糾之四年初定
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史𡋯力謀
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温體
仁主之欲發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又帝英察
不能遽起大獄也及黄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韓爌
亦被劾歸龍錫釋獄戍定海衛龍錫出獄也延儒即

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甚德之未幾體仁
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帝固不甚怒也于是聞
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僞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
儒也黄嘉善錢士升為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
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六年三月都給事陳賛化
劾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義威人延儒嘗語
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即留頗有
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
輕世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固通國所共聞也
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

帝不問給事朱文煥亦効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
始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
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即羲皇上人一語
窮究不已體仁知帝意允與延儒為難者必陰助之
而助延儒者皆詘延儒放歸七年三月台大學士何
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給事黃紹杰奏言從來
君子小人不能并立如寵徘徊顧瞻則次輔温體仁
當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爕理
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音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
一人則曰此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

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帝責其率妄調外八月召廷臣于平臺問誰堪冢宰総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擧與衆不同帝許之勲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聞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擧鄭三俊勲戚亦如之或擧唐世濟捷曰総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仍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給事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帝問體仁對曰謝陞可應熊故善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

體仁陰持之給事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應熊捷同
謀黨附計翻逆案乃召陞爲吏部尚書世濟爲左都
御史八年六月主事吳江給事何楷宋學顯御史張
纘曾各劾體仁并及應熊初流盜陷中都巡撫楊一
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鄉人曲庇之時何
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其間得解進震孟
爲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旣而以
疾告不允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
簡入政府時吾騶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
補南京太常卿體仁與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

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
鄤嘗遷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陛疏止欲奪譽卿俸
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
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摯瑺有直聲沉淪諫垣
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𨺗
焐同官不竟其用庶吉士鄭鄤繼母大學士吳宗達
女弟也鄤薄于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妾震孟旣
忤歸體仁併恨鄤即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先是體
仁結深大學士錢士升及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爲
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総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

士升成之體仁遂震孟頫引士升為諡士升亦助體
仁至是欲并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許奏
士升弟士晉欲借弟以逐其兄士升乃引歸滋陽知
縣成德性剛激乃震孟門人也連章攻體仁凡十上
盡發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輿出道詬之德下刑部
戍延綏唐世濟嘗薦霍維華帝以蒙蔽下刑部維華
戍沒九年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袁崇煥
誤國其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户之怨
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
人進而君子退朝政日隳邊政日壞鄭鄤久干鄉議

而杖毋之獄特以無狀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
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排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
智廷臣無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乎八年之
間誰秉國成臣于是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退小
人急罷三恊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脩職業不
再以人國為僥倖體仁桒榆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
報十年正月章從儒許奏錢謙益科臣瞿式耜疏上
體仁修隙遠獄幾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
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寃發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

尋得釋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
歸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入相時帝英明慎
廷臣芭苴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圜扉之內俟訊追
比累累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入
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温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
士升皆牴牾罷自佐政以来邊徼潢池之變無經畫
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帝終始敬信當在事也攻者
無虚日舉朝為仇然其庇黨排異未嘗有跡但仍事
圖之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為所移帝竟不之疑
十月定東宫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讓左諭

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偏隘上疏有不如鄭鄤之
語寢之給事馮元飇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
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已而道周劾大學士楊嗣昌奪情時嗣昌母服纔五
月而起視事帝方憂流賊見嗣昌有口辯以為能故
也帝不懌名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
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果無所
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
名自信其無所為帝曰前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
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

疑耳前時嗣昌薦扶新甲楷等刻之也帝曰今無嫌
乎曰天下綱常邉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
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帝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
非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
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帝怒其强說道周又極
詆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
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企仰之
今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絶望鄤杖母行同梟獍言
不如鄤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帝
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比帝曰孔子誅

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
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
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
帝曰爾讀書秖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復奏曰忠佞
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身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
豈在君父之前諧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
正混淆何以致治帝怒甚嗣昌乞優容之帝曰朕亦
優容多矣諸臣退帝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共修職
業謫道周于外趙士春何楷等各疏救道周劾嗣昌
俱謫調有差八月鄭鄤磔于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

許叅鄭不孝瀆倫與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帝命加等鄭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震孟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十三年四月巡撫解學龍薦擧布政司都事黃道周帝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臣論戍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凃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常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

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寔優容皇上欲遠法
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
品之臣也帝怒下獄杖之論成大學士薛國觀性偏
刻自愈憲驟登政府體仁卷薦之同官六人皆罷國
觀獨秉政給事袁愷再疏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
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帝召國
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
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
以及于敗帝常憂用匱國觀語侵戚畹戚畹人人自危
因皇太子病倡為九連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夭折

且盡帝大懼削國觀籍永淳等并免下左副都御史
葉有聲於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國觀又以
中書舍人王陞彥通賂命伺其邸則陞彥至執下獄
誅之賜國觀死陞彥為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
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
云昌時寔啓其機葢昌時與國觀有隙於前云十二
月戍黃道周解學龍已而召還道周仍任少詹事時
周延儒因太監曺化淳等復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
能回延儒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
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帝偶言及岳飛事嘆

曰安得將如岳飛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帝默然命復官先是體仁當國惡諸正人奸人陸文聲希旨作蠅蚋錄約二千餘人皆海內君子

復社黨

東林講學之後太倉有張溥張采以文章聲氣結納東南閒諸士大夫爲東林之繼名曰復社溥采爲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嚮風不爲政府所悅故朝論多苛之崇禎十年陸文聲希政府意陳風俗之獘皆

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
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覆奏元珙因
極言文聲之妄帝責以蒙飾降元珙光禄寺録事蘇
州推官周之夔亦訐奏溥等樹黨挾持十一年周延
儒再相阮大鋮謀起用遣私人迓虎丘貽金爵延儒
返爵曰南都清議可畏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
身其可守延儒諾而去之宥士英為兵部左侍郎右
僉都御史十四年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
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贄于庶吉士張溥之門歸
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朝

夕必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帝令丁煌指證下倪襄于獄既而奕琛亦劾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十六年給事郝絅劾吳昌時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延儒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帝自訊昌時于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時延儒在邊疆督師徵延儒聽勘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道中密語令先抵京帝遣緹騎趣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尋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名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

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帝亦虗己以聽溥既歿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于敗

馬阮搆禍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京師大風霾風從乾方起其占為暴兵破城又星入月中其占曰國破君亾南京孝陵太祖夜哭三月帝星下移時闖(闖出頭貎)賊李自成犯京師上名羣臣問計李建泰請南遷范景文請奉太子撫軍江南上曰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給事中光時亨曰奉太子往南者欲為靈武故事乎衆不敢復

言始賊陰遣人持重寶或列肆都市或充部院吏探
刺機密臣細必知而官軍偵騎輒被賊句去賊抵都
門都人猶未知俄而外城陷帝亟召閣臣議之皆曰
陛下洪福自當無慮帝歎息而起是夕天忽雨帝不
能寢須臾城陷一閹奔告帝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
何往荅曰大營兵散矣帝即與太監王承恩登萬歲
山壽皇亭望烽火燭天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
國公朱純臣提督諸軍夾輔東宮內臣持諭至閣閣
臣已散置几上而去帝命進酒數觥歎曰苦我民耳
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周田二外戚家語皇后曰大

事去矣令各爲計后拊送諸子痛哭自經帝撫公主

五年十曰爾何生我家左手掩面右手揮刀斷左臂手

慄而止召承恩易靴持鎗襍内竪數十人出東華門

時朱純臣守齊華門帝至其第閽者辭焉帝太息又

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鳴鍾集

百官無一人至者復回南宮登壽皇亭上披髮御藍

衣跣左足右朱履書遺詔衣襟曰雖朕薄德上干天

咎然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

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

書曰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盖不知閣臣未見硃諭也

是日昧爽上自縊而崩三月十九日丁未也丞息相
對縊亭下而死劉基嘗藏秘記於大內秘室鐍鍵甚
嚴非大變戒勿啓至是啓之有繪畵三軸其一百官
手執朝服被髮亂走狀其二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
襁奔走狀其三圖像酷似帝容身穿白背心左足跣
右足有襪履被髮中懸時賊長驅入象房橋羣象哀
鳴淚下如雨宮人躍入御河死者數百人帝之臨崩
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自裁倉卒不傳皇后青衣蒙
頭徒步入成國公第太子走詣周奎第叩門不得入
內臣執獻于自成封為宋王太子不屈太監何新見

長公主斷臂仆地救之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
偷生新負入國文府中避之後清人來定駙馬周世
顯循禮而嫁公主痛念先帝抱疾而沒大學士范景
文見賊入城歎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域樹功伐雖
死何益賦詩投井死户部尚書倪元璐北謝天子南
謝其母索酒酬漢壽亭侯像前謂家人曰必大行歛
後收吾屍乃自縊一門殉節者十三人都御史李邦
華題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
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御史施邦曜痛哭題几曰愧
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自縊死左中允劉

理順題壁曰成仁取義文信踐之酌酒自盡賊指其
居曰此吾鄉劉壯元家也居鄉德厚故吾輩奉李將
軍令護衛公何遽死拜泣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
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劉壯元爲最少卿吳麟
徵守西直門入三元祠自經家人救之甦泣請明旦
待祝孝廉一訣麟徵許之及祝淵至麟徵酌酒與別
曰昔我登第時夢見劉宗周題文信國零丁洋詩于
壁因相對泣作書訣家人曰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歛
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布席足矣乃縊死右庶子周
鳳翔見帝梓宮暴露赴哭痛絶遺書訣其父曰幸不

僇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作詩曰碧血九泉
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向闕再拜自縊翰林簡討
汪偉聞賊犯闕累日不食其妻耿氏曰事苟不測請
共死偉大書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
義成雙爲兩繯於樑間偉就右耿氏就左將縊耿氏
曰雖在顚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觧繯正左右序
而死襄城伯李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地血流
被面自成以好語誘之使降國楨曰祖宗陵寢不可
發先帝梓宮葬以禮太子二王不可害若從此三事
我即降自成許諾前是自成以柳棺蓬廠殯帝后屍

於東華門側至是以天子禮葬于田貴妃墓一說云帝與后之表都民輿往北鎭山百里地埋葬惟國禎一人斬衰徒步至陵襄事畢痛哭作詩自縊於帝后寢前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詩云死矣即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凢殉節臣庶五十餘人東林黨人居最當是時福王避亂南下南中府部等會議監國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吕大器言福王大行皇帝之兄倫序當立可法等以潞王稍有賢譽持疑未決五月初一日士英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摠兵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迎福王立改

元弘光元年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掌兵部事黄道
周解學龍等諸名賢布列朝端帝徳士英立己政事
皆決焉士英奏薦逆案阮大鋮以知兵賜冠帶陛見
為兵部右侍郎初大鋮被斥居江寧與士英及守備
太監韓賛周深相結及上立賛周屢稱大鋮才王固
已心識之及士英薦命陛見髙弘圖請下九卿會議
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鋮
舊制京堂必會議姜曰廣亦言之士英遂言魏忠賢
之逆非闖賊可比弘圖曰廣於已所愛即曰先帝無
成心於已所惡者即曰成案不可翻欺罔莫甚於此

於是劉宗周言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郭維
經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將此案抹殺起用大鋮赫赫
英靈恐有餘恫羅萬象言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
無知兵者然大鋮實未知兵詹兆恒言先帝異變百
姓莫不灑血搥胷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聚
兵以圖復仇一朝忽翻前案乃用大鋮豈不上傷在
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熊汝霖萬元吉陳
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尹民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士英
爲大鋮奏辨力攻曰廣大器月餘以中旨授大鋮官
至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陛郭如

閣周昌晉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叅政虞大復輩相繼起用先是維垣謀起官也禮部尚書錢謙益力薦之謙益東林領袖至是和附馬阮爲天下笑維垣旣任事時爲通政事追論三案言張差風顚强坐爲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鴆者孫愼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誚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已不顧誣詬君父此要典必須重須也又爲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章下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乃命重刊要典追賜恤典贈廕祭葬謚者霍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昕

修徐紹吉徐景濂等六人贈蔭祭葬不與謚者徐大
化范濟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光劉廷宣岳駿聲
等三人復官不賜恤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等三
人他若黃克纘王德完王永光章光岳許鼎臣徐卿
伯陸澄源等雖名不麗於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者
亦賜恤有差唐世濟楊兆升等復起用袁洪勳請追
論焚要典諸臣罪寧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咸皆言
要典不必重須不聽湖廣巡按御史黃澍面糾士英
奸貪不法淚如雨下且言嘗受獻賊偽兵部尚書周
文江賄罪當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復前助澍士

英疏乞處分尌直前擧笏擊其背士英佯稱疾而陰
賂内閣田成張執中等言上非士英不得立今遂之
是背舊恩也且士英在閤主上可以優閑士英若去
誰復有念主上者上遂諭留士英尌連上十疏稱自
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立功於外者又言自魏
璫竊窺神器以来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
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除魍魎上不聽諭尌還楚
鎭國中尉候攷吏部朱統鑽疏糾姜曰廣詞連史可
法呂大器等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中尉有奏請
先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賚奏若候攷吏部則

與外吏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宜
加禁戢通政使劉士禎言曰廣勁骨鯁性守正不阿
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鑭何人不由職司飛章越奏
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先是呂大器
詰奏士英賣官鬻爵敗法亂紀諸罪而曰廣事事與
士英忤故授意詰之大器予告去曰廣降調而㨗授
統鑭為行人時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
獨大鋮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
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士英急
止之大鋮雖長兵部而江防軍事一切不問引所善

蔡琛唐世濟張孫振袁弘勲等布列要路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文選濁亂銓政擢私人林有本王錫衮等二十餘人為給事御史江督袁繼咸薦鄧林奇為揔兵是時大小除官索賄既足始給勑印白丁隸役納賄至立躋大帥世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廕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士英與大鋮既得志專務報復睚眦殺人維垣時為左副都御史與之謀盡東林復社諸人會有狂僧大慧大悲一云出語不類為総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獲下詔獄大鋮維垣及張孫

振謀令引諸人擁立潞王則一網可盡曰作正續蝗
蝻錄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善財童子七十二賢聖菩
薩又著續蠅蚋錄有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
五百阿羅漢又有續點將錄共千有餘人皆東林餘
人為復社諸君子也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納之大慧
袖中將與大獄欲以空天下會上游告急而止大鋮
以禮部主事周鑣附東林而雷演祚與大鋮有隙因
於從逆案內奏二人宜緣坐殺之布衣何光顯疏請
誅士英詔戮之籍其家遠近究之大理寺卿鄭瑄疏
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珣與鄉官彭歌祥妾杜氏通事

敗旦許聞於士英即於疏批重處杜贈珣詩有云爲
憐骨容芳心醉欲訪仙郎帆影遙時共傳之寧南侯
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奏士英罪狀士英大懼遣朱
大典阮大鋮黃得功劉孔昭等禦之而撤劉良佐等
以從時清兵已過山東徇徐州下亳泗史可法血疏
告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等皆云
良玉非叛請無撤江北兵上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
該興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
守淮揚不可撤防江北兵士英厲聲指諸臣言此皆
良玉死黨爲游說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同死於清

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意者斬上嘿然先是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東林也士英屬東林倚良玉譖語修好而陰忌之築板磯城為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耶監軍御史黃澍挾良玉面觸馬阮旣返遣緹騎逮澍良玉留不遣澍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躇不應無何崇禎太子浮海至士英等指為僞冒下獄栲訊民間譁然稱太子寃澍借此而激衆以報已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意乃決傳檄討士英列舟三百餘里良玉疾已劇邀總督袁繼咸入舟中袖出密諭云自皇太子刼諸將盟繼

咸正辭拒之部將郝效忠入城縱火殘其城而去良
玉望火光曰余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時順治二
年四月也諸將秘不發喪推其子夢庚為留後七日
軍東下惠登相初為賊降良玉為副將至是大詬曰
若此則反不如前為流賊時也見夢庚大慟絶江而
去夢庚遂與尉降于清是時清兵渡淮史可法血書
請救不得報力屈自刎死清兵薄都城士英大鋮奉
大妃先遁都中無一卒禦敵者初帝性闇弱湛於酒
色嘗於除夕忽不怡曰梨園殊少佳者賛周泣曰臣
以為令節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至是惟演戲

酣飲乃於夜半遁去蕪湖百姓見宫門不守始知帝
出奔遂擁出太子於獄取冠服中戲箱中被之羣呼
萬歲清兵至以太子去都城破錢謙益以下文武數
百人俱迎降死節无多楊維垣亦死之一云謙益亦
不屈爲僧作絶命詞曰巍巍大法王不動一毫光問
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塲盖平生好佛故稱法王刀山
云尚書徐石麟殉難作詞曰我生不辰會當陽九旣
不得保邦寧社惟有見危授命下達黄泉見父無慚
上遊碧落覲帝不愧主事黄端伯被執不降時都人
俱髡獨端伯與一僕留髮先是史可法請救不許草

遺疏又爲書辭其母與妻呼部將史得威托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負國之臣不可語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即以骸骨葬於高皇帝之側不能即葬於梅花嶺可也城陷清百計說降終不屈遂遇害史得威不得其屍具衣冠葬梅花嶺下可法字憲之號道隣燕市人時士英等以黔兵走浙江至廣德州知州趙景和言彼不奉帝而奉太后詐也閉門拒守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至紹興紹人猶未知帝存亡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固黨從不講戰守之

倫以致乘輿播遷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若仍逍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絶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則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污之地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閽下至杭州熊汝霖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以應杭州破士英走錢塘帝為清人所獲南安伯鄭芝龍尚書黃道周等迎唐王立於閩是為隆武帝郊天之日大風揚沙馬忽踣墜玉璽缺一角人知其不祥魯王亦監國於浙是為魯監國紹興張國維首叅士英誤國

十大罪於魯王士英懼不敢入朝依方國安於嚴州
時大鋮投朱大興於金華士民檄逐之乃亦送于安
國軍未幾清兵復敗士英兵於餘姚國安兵於富陽
已而士英率衆渡窺杭州復大敗後清兵渡錢塘江
士英與國安謀刼魯王來獻王脫去後鄭成功沉之海中大成
同謝三賓朱之晉蘇壯等投降士英擁兵求入閩隆
武以其罪大不許又陰具表獻南都於清清不納既
而清兵獲士英斬之野史則云士英遁至台州來降
於清兵已大軍執隆武於順昌搜龍扛得士英斬於
延平城下妻子賜給兵丁清師渡江大鋮迎降以圖

富貴從征入閩過青草嶺忽顙首曰介公饒我遂跌
下馬投厓死介公雷縯祚字其宽魂来報之也崇禎
末錢背有馬形者頗重易使江南卒亡于馬士英

吳楚黨

隆武元年清兵克紹興閩中大震鄭芝龍托言海冠
抽兵而遁總督何騰蛟遣使迎帝清兵追擒帝及后
北去帝性率直喜文章纚纚數千言避兵在道猶載
書十車以自隨先是都御史劉宗周與巡撫郝鹿佳
欲舉事不果宗周不食二旬作詞曰留此旬日生少
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志遂死宗周字起

東➡藏山會稽人為清流領袖理學似朱元公讜言似胡澹庵鉤黨似李元禮死節似江古心所著皇明道統錄讀易圖說行于世彪佳字幼文➡世培山陰人見清檄至投池死作絶命詞曰委質為人臣之死誼無二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徐汧字九一➡勿齋以右庶子病歸甲申變倡義以討從賊者且畫其形題曰汧爾三月十九日事耶而受先王厚恩不能斷肚納肝以殉國難復不能請纓枕戈以雪國耻爾罪臣也宜寢苫而席藁及南都名拜侍講乃貽書議切大臣士英等㗂劾汧以東林巨魁汧知不能容遂

謝病歸及清兵渡江令薙髮乃曰存此不屈膝不被
髮之身以見先帝先人於地下足矣遂沉水死張國
維號玉笥東陽人作詩曰死矣因爲朱氏臣精靈當
傍孝陵墳赴園池死隆武旣被執兩廣總督丁魁楚
與廣西巡撫瞿式耜及閣學兵部尚書吕大器原任
兵部尚書李永茂共立神宗孫永明王是爲永曆帝
以魁楚大器爲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書未
幾大器辭入蜀永茂去以疏薦劉湘客進式耜文淵
閣大學士兼吏兵部尚書名舊輔何吾騶黄士俊爲
東閣大學士時朝士各樹黨從李成棟至者袁彭年

曺曄秋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詩及正
從廣西扈行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
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
舊臣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
用楫堵胤錫王化澄萬翺程源郭之奇皆內倚馬吉
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
客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倚李元胤元胤成棟子也
彭年等附之時號五虎於是互相攻詰無虛日帝知
羣臣水火令盟於太廟然黨結益固不可解堡尤恃
強化澄吾騶相繼排去貞毓等欲排之而畏元胤不

敢發是春帝赴梧州元胤留肇慶^都永曆^邦傅率兵援廣州貞毓乃合御史程源等十四人共詰之乃下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詔獄彭年以反正功免議堡與時魁并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進貞毓為東閣大學士後貞毓為南寧降將孫可望所殺時清兵日迫帝走緬從者猶千數百人緬人悉掠為奴多自殺或流入暹羅後清人以大兵臨緬境緬人執帝父子歸清魁楚等降自洪武戊申至此共二百七十七年先是大學士姜曰廣家居南昌城陷自盡死督師何騰蛟敗死之帝投滇

親祭之贈中湘王式耜兵敗整衣冠危坐署中総兵
戚良勳操二騎請速出再圖式耜曰爾去則去我去
不過多活幾日古今誰不死者良勳去総督張同敞
曰死則俱死式耜呼酒共飲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
呼中軍徐髙付勑書緘印送行在清兵執二人徃清
將孔有徳曰誰是瞿閣部先生式耜曰某是也有徳
曰閣部無自苦我掌兵馬閣部掌錢粮一如前朝可
也式耜曰天朝大臣豈為汝供職有徳曰我先聖之
裔勢會所廹以至今日何太執同敞厲聲曰爾不過
毛文龍下走犬耳無辱先聖有徳怒叱左右縛之式

秙曰此司馬張同敞也來與同死不可辱有德釋其
縛居二人於別第令薙髮不可令為僧不可曰為僧
薙髮之漸也髮短命長吾不為也與同敞日相賦詩
未幾俱被殺式秙臨刑作詩曰從容待死與城亡千
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息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
是日天大雷電震擊者三乃庚寅十月也○大明太
祖皇帝欲占國祚之長短與劉基以字拈鬮得順字
基曰順字破解則為三百六十年矣太祖曰倒破順
字為六百三十年如何基曰不可以私意強解也其
後明未及三百年而亡或者以為明殺戮太甚故未

三百而促亡或者以為明裔之南渡者至順治而盡
亡順字至此而驗云一夢史斷曰順為李自成僭號
則拈鬮言竟驗也○皇明女人田姐稱號者甲申國
破來朝鮮每言明季灾異曰嘗有白狗自山而下人
立而言曰天亂天亂人見而尋之則不見又有男子
飛入人家自稱仙人索茶喫之而旋復飛去其飛雖
不能如鷙鳥之決然而過於家鷄頭髮編作三條姐
親見之云○朝鮮宣文王嘗語曰古人所云亡國非
一道者誠有理矣崇禎皇帝之事問諸華人則曰外
無遊畋之娛內無苑囿之樂凡可以亡國之事一無

有之而終至覆亡盖由明察二字之不能盡其道也
○自成國號大順建元永昌行皇帝事者四十二日
爲八王所逐先是裁驛遞後流賊大興驛遞之裁倡
于御史毛羽健成于科臣劉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
乘傳至立遣之来速不及預防羽健恚極遷怒於驛
遞倡爲裁驛夫之説而懋和附成之驛遞一裁遊手
千萬人倚驛遞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遂至滋
蔓闖賊得以招集之流毒中邦覆滅宗社兩人首禍
而實釀于一婦人禍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懼哉○自
成父守忠禱于華山夢神告曰破軍星爲爾子已而

生自成巡撫御史汪喬年發自成祖十六塚其中一穴葬初祖世傳古仙人所定鐵燈不滅李氏興至是發之燈火熒然有赤蛇盤三四寸角而飛一丈咋咋吞日光六七反而伏喬年函其髗骨腊蛇以聞

附史公義書

清攝政王多爾袞遺書史可法曰比聞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獨效包胥之哭朝廷念累世

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首崇懷
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勳戚文武諸臣咸
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
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
心報乃君國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
苟安朝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
毁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悉索敝賦代爲雪
耻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玆乃乘逆寇稽誅遂
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

以為天塹不能飛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未嘗得
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讎特申大義今若擁號
稱尊便是天有二日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夫
以中華全力受制潰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
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
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
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
承禮物庶不負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南州羣
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
在惟執事實利圖之挽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

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輙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
兵已渡河可為殷鑑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
以討賊為心毋貪一時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
禍為亂賊所笑余實有厚望史可法答書曰法待罪
南都凶信突来一時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撫膺
切齒立朝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
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
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羣臣
勸進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累請始於五月十五日
進位南都越數日即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

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
我先帝后發喪成禮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頂禮加額
感恩圖報乃辱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以言
之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其君之
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
而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
卒出師將何以維持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
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
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
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

以正統與之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貴國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逆亂可謂大義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乎吕膺難并同秦越覩此負幅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乎○攝政王即汗弟九王也汗臨殁語九王曰天下即汝天下嗣子可輔輔之不然汝可自取九王遂策立幼童之順治盡忠所事我 孝廟之姑遲北伐者以九王之英傑也九王死順治命治喪依帝例後順治聞王生時有慕心私造帝服罷追封康熈追悔尊爲忠帝入其所謂太

廟云

附吳師傳檄

原鎮守山海關総兵官今奉旨総統天下水陸大師
興明討盧大將軍吳檄告天下文武官吏軍民等知
悉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
聚賊百萬横行天下旋寇京師痛哉懿皇烈后之崩
摧慘矣東宮定藩之顛踣文武瓦解大宮惑亂宗廟
瞬息丘墟生靈流離塗炭臣民側目莫可誰何普天
之下竟無仗義興師勤王討賊傷哉國運夫曷可言
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乾有血心痛無聲不得

已歃血訂盟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遁逃痛心君父重仇怨不共戴誓必親擒賊帥斬首太廟以謝先帝之靈幸而賊遁氷消渠魁授首政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謝夷人不意狡虜遂慕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都竊我先廟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誤本鎮刺心嘔血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掃蕩腥氛適值周田二皇親密會太監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歲刺股為記寄命托孤宗社是賴飲泣隱忍未敢輕舉以故避居窮壤養晦待時

選將鍊兵密圖恢復枕戈聽漏策馬瞻星磨礪兢惕
者盖三十年矣茲彼夷君無道奸邪高張道義之儒
悉處下僚斗筲之輩咸居顯職君昏臣暗吏酷官貪
山慘水愁婦號子泣以致彗星流隕天怨于上山崩
地裂地怨于下鬻官賣爵仕怨于朝苛政橫征民怨
于鄉關稅重征商怨于塗徭役頻興工怨于肆本鎮
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也爰率文
武臣工礪義舉卜取甲寅正月元朝寅刻推舉三太
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寶建元周啓檄示佈聞告廟興
師刻期并發移會総統兵馬上將軍耿招討大將軍

総統使世子鄭等調集水陸官兵三百六十萬貟直
擣燕山長驅潞水出銅駝于荊棘尊玉燭于金湯義
旗一擧響應萬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憤振
我神武湔彼穢氣踴躍風雷建盡萬全之策嘯歌雨
露倘能洞悉時宜望風歸順則草木不損鷄犬無驚
敢有背順從逆戀目前之私恩忘中國之故主據險
扼隘抗我王師即督鐵騎親征搗巢覆穴老稚不留男
女皆誅若有生儒精諳兵法奮投巖谷不妨獻策軍
前以左右股肱自當量才優擢無靳高爵原封其各
省官貟果有潔己愛民清廉素著者仍留任所催徵

錢穀封貯倉庫印信冊籍悉觧軍前其有未盡事宜
永須條約各宜稟達告戒毋到血染刀頭本鎭幸甚
天下幸甚此檄傳入日本而朝鮮　肅廟戊子十二
月問慰驛官謄来于日本其時朝鮮儒賢宋時烈荅
朴世采書曰吳檄之獨後誠是莫大之恥也無幸至
而不能應無寧不至之為愈也言至於此益覺心膓
之摧裂也○吳三桂総兵驤子崇禎末為遼薊総兵
封平西伯鎭山海關當時有陳圓圓玉峰歌妓也聲
色甲天下三桂以千金聘之已先為田畹所得畹崇
禎妃之父也甲申春流氛大熾帝宵旰憂之畹進圓

圓與紂帝憂而帝不顧命歸畹第時闖師迫畿輔帝急召畹對平臺錫蟒玉賜尚方劒托重寄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畹用圓圓計欲締結三桂請三桂觀家樂三桂欲之而故却也强而後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及見圓圓不覺心蕩酣飲間警報踵至畹曰寇至將奈何三桂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保公家先於報國也畹勉許之三桂即令擇細馬馱去驤恐帝聞其事留府第勿令往及賊據宮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有圓圓者絶世所希今留吳驤第矣即向驤索圓圓甚嬖之令驤作

書招三桂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時驤已降
賊也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已而一偵者至詢之
曰吾家無恙曰為闖籍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
至曰吾父無恙曰為闖拘縶曰吾至當即釋又一偵
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為闖得之三桂拔劒斫案
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荅其父書略曰兒以父蔭待
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
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
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
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

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賊雖置父鼎
俎傍以誘三桂不顧也随效秦庭之泣乞師以勦寇
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
三桂乞援于清清兵毁關而入大破自成追北四十
里三桂急覓圓圓更與之歡娛數十年三桂因降清
康熙壬寅擊執永曆帝於緬甸以功進平西王開府
滇南癸丑叛據閩浙楚蜀豫章等地稱周王福建耿
精忠廣南尚之信舉皆響應是謂三藩福廣皆平丁
巳三桂遂稱帝建元洪化數年死年七十孫世璠嗣
壬戌爲章泰貝子頼塔二將所敗自刎死三桂䰠偉

俊材自幼在兵間智略超衆鬚髯長大貴人相也其在雲南遇士卒善飲酒好點岳武穆事大哭曰天下如此邊竟不是人言訖復哭哭罷復飲此可見其志也但釀死不能死此其罪也然隐忍三十年白首舉事使天下震動亦壯矣而惜乎不立大明後失天下望也〇一說曰康熈最惡三桂命文士作陳圎圎傳辱之其實構揑云一說曰三桂年十九戰汗梟將汗將先斫三桂面三桂即下馬扯汗將手搏良久斬之上馬扯旗東面入城天子聞而壮之遂大用三桂自眼下至頰上常有劒痕云一說曰康熈元年詔曰平

西王吳三桂同定西將軍愛星阿等以順治十八年
十二月初一日執永曆及后拭之緬甸已平其移封
三桂云云以其子應熊配順治妹三桂反自謂手札
之後國號大周

高麗庚癸文武黨

我國偏黨書契以前不可考高麗有黨流而君子不謂之黨何也邪正角勝而後義理皎然也彼所謂黨除非貪榮饕利即是胡拍頭者流邪正之分暇論耶東方義理之學自圃牧兩先生剏則麗季以前無道學君子謂之無黨亦宜哉然享國五百年治亂之汚隆世無以領畧余撮其黨流中大殺戮編入黨源是豈爲真箇黨論而然哉

高麗毅宗莊孝王性輕佻無人君之度即阼二十餘

年荒淫怠忽不恤政事不仁不義習與性成喜文藻
嘗於正朝自作賀表遣廷臣好轝毬多作池臺亭榭
與文臣許洪材金敦中敦時李復基韓賴輩狎遊
幸沉淫詩酒日以繼夜王數微行與李公升許洪材
覺倪等泛舟衆美亭南池鳧鴈蘆葦宛如江湖之狀
令小僮刺舟棹歌漁唱以恣遊觀之樂始作亭役卒
私賚粮一卒貧甚不能自給役徒共分飯一匙食之
一日其妻具食来餉且曰宜召所親共之卒曰家貧
何以備辦將私於人而得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
貌醜誰與私性拙安能盜但剪髮買来耳因示其頭

卒嗚咽不能食聞者悲之人心之渙散從可知也先
是武士鄭仲夫者海州人容貌雄偉方瞳廣顙白晳
美鬚髯身長七尺餘望之可畏初州上軍籍封其臂
送宰相崔弘宰選軍見而異之解其封慰免控鶴
禁軍仁宗朝始補牽龍隊正除夕設儺禮雜技王毅
臨視内侍茶房牽龍等交相騰躍爲樂内侍金敦中
年少氣銳以燭燃仲夫鬚仲夫摶辱之敦中父富軾
怒白王欲拷仲夫王允之然異仲夫爲人密令逃免
仲夫由是憾敦中後累轉上將軍時王移御仁知齋
法泉寺僧覺倪迎駕于獺嶺院王與諸學士唱和未

已相與沉醉夜分忘歸仲夫以下諸將侍衛者飢困
憤惋始有不軌之心左副承宣林宗植起居注韓賴
李復基無遠度怙寵傲物視武弁蔑如衆怒益甚恐
韓李敎中前白王曰自朝至夜扈從軍卒皆飢倦王
何樂之甚夜且晦冥有何觀覽久留此耶王不悅而
出已向曉矣二十四年庚寅八月王幸和平齋與文
臣觴詠忘返扈從將士飢甚仲夫出旋牽龍行首散員
李義方李高從容語仲夫曰文臣得意醉飽武臣
皆飢困是可忍乎仲夫昔有燃鬚之憾乃曰然遂搆
凶謀後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仲夫謂義方高曰今

可畢事然王若便還宮可且隱忍如又移幸普賢院無失此機翌日王將幸普賢院至五門前召侍臣行酒酒酣顧左右曰美哉此地可以肄兵命武臣為五兵手摶戲盖知武臣缺望欲仍以厚賜慰之也賴恐武臣見寵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雖武人貌瘦力羸與一人摶不勝而走賴遽批紹膺頰即墜階下王與羣臣撫掌大笑林宗植李復基亦罵紹膺於是仲夫金美梁肅陳俊等失色相目仲夫厲聲詰賴曰紹膺雖武夫官為三品何辱之甚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刃目仲夫仲夫止之至昏駕近普賢院高義方

先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繩入門羣臣將退高等手殺
宗植復基于門賴依所親宦官潛匿御床下王大驚
使宦者王光就禁之仲夫曰禍根韓賴尚在王側請
出誅之內侍裴允才亦入奏賴挽王衣不出高扶刃
脅之乃出卽殺之指諭金錫才謂義方曰高敢於御
前扶刃耶義方瞋目叱之錫才不復言於是承宣李
世通內侍李唐柱御史雜端金起莘祗候柳益謙司
天監金子期太史令許子端等凢扈從文官及大小
官僚宦侍皆遇害積尸如山惟承宣盧永醇以兵家
子免時仲夫義方約曰吾曺袒右去幞頭否者皆殺

之故不去幞頭者亦多被殺王大懼欲慰安其意賜
諸將劍武臣益驕橫先是童謠曰何處是普賢刹隨
此畫同刀殺或告仲夫等曰金敦中知事而逃仲夫
等驚曰若敦中入城奉太子閉城固拒奏捕亂首則
事甚危矣義方曰若爾我不南投江海則北投丹狄
以避之遂遣疾足者抵京刺探疾足者夜至敦中家
候之寂無人聲問丞宣安在荅以扈駕不還即回報
仲夫等喜曰事已濟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高義方紹
膺等選驍勇直走京城至街衢所殺別監金守藏等
入闕執樞密院副使梁純精司天監陰仲寅大府少

卿朴甫均監察御史崔東軾内侍祗候金光等内直
員僚皆殺之又率巡檢軍夜抵太子宫殺行宫别監
金居實員外郎李仁甫等又入泉洞宅殺别常員十
餘人使人呼於道曰凡戴文冠者雖胥吏殺無遺種
卒伍蜂起搜殺判吏部事致仕崔褒偁判吏部事許
洪材同知樞密院事徐醇知樞密院事崔温尚書右
丞金敦時國子監大司成李知深秘書金光中吏部
侍郎尹敦信尉衛少卿趙文貴大府崔允諝侍郎趙
文振内侍少卿陳玄光侍御史朴允恭兵部郎中康
處約都省郎中康處均奉御田致儒祗候裴縉裴衍

等五十餘人普賢之變敦中從王行在道聞變佯醉
墮馬逃入紺嶽山中鄭仲夫挾宿怨購之甚急敦中
密使從者入京城候家安否從者利重賞以告殺之
于沙川遑敦中臨死歎曰吾不黨韓李實無罪但流
矢之變禍延無故今日之及宜矣先是敦中隨王夜
還敦中所騎馬素不調聞鉦鼓聲益驚觸一騎士矢
房矢躍出落輦傍敦中不遑自首王驚愕以為流矢
以儀衛繖扇擁輦疾馳還宮王疑大寧侯暻家僮羅
彥等所為鞫問深刻誣服斬之云當是時王益懼召
仲夫謀弭亂仲夫唯唯不對王即拜高義方鷹揚龍

虎軍中郎將其餘武夫上將軍加守司空僕射大將
軍加上將軍仲夫等以王還宮宦者王光就謀聚儕
輩討仲夫等韓淑泄其謀仲夫等又索隨駕内侍十
餘宦官十人殺之仲夫逼遷王于軍器監太子于迎
恩館遂放王于巨濟縣太子于珍島縣殺幼少太孫
王之愛姬無比逃匿青郊驛仲夫欲殺之太后固請
乃免從王而行迎王弟翼陽公晧即王位是爲明宗
釋文克謙爲承宣初克謙爲左正言疏言宦者白善
淵專擅威福密與宮人無比爲醜行術人榮儀執左
道取媚於上常侍崔褒偁以謝一國又語及宮禁帷

薄之事王怒焚其疏貶克謙晉州判官先是無比壻崔光鈞爲錄事諫官不署告身王召諫議李知深起居注尹鱗瞻等督署之皆唯唯而退有人嘲之曰莫訊爲諫官無言是正言口吃爲諫議悠悠何所論克謙草疏知深等又不連署克謙貶後又視事自若時人誦宋人并遊英俊顏何厚之句以譏之是時直省中聞變逃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曰我前正言文克謙也上若從吾言豈至今日願以利劍決之諸將素聞其名不殺因之毅宗南行於馬上歎曰朕早從克謙言安有是辱明宗授諸臣職釋克謙使書批目義

方白王拜右丞宣文臣李公升師克謙等多賴而免武
臣亦倚之多咨訪故事兵部侍郞趙冬曦以相延基
地往西海道聞變將擧兵討賊至鐵嶺猛虎當道不
得過追騎及而捕之仲夫以冬曦有平耽羅之功議
流遠地守者殺之投尸于水仲夫等又殺內侍少卿
崔偆員外郞崔值又斬嬖宦王光就白子端倖臣榮
儀劉方義等梟首于市宦侍及怙寵驕恣者戮之幾
盡更欲撤所殺文臣家陳俊曰吾輩所嫉怨者李復
基韓賴等四五人今殺無辜亦已甚矣若盡撤其家
其妻子將何所寄生不聽遂縱兵毁之是後武人習

以為常若有讎怨者輒毁其家大將軍韓順將軍韓
恭中大譽史直哉車仲規等相與言義方髙等擅殺
朝臣害及忠良非義也義方等聞而殺之惟仲規素
與義方親免死流外毅宗嘗搆三私第曰館北宅曰
泉東宅曰藿井洞宅聚斂財資以巨萬計至是仲夫
義方髙分占爲仲夫以西海道郡縣屬貫鄉海州義
方陞外鄉金溝為縣令明宗以仲夫屢加門下平章
策功為第一義方為壁上功臣皆圖形閣上時諸武
臣會重房悉名文臣之遺者髙欲盡殺之仲父止之
先是創壽星祠兵部郎中陳允升督役凡軍卒輸石

必秤而納之軍卒怨至是有軍卒至元升家紿曰有
旨先詣闕者拜承宣元升出軍士殺之抱以大石李
高有非望之志陰結惡少及僧修惠玄素等日夜宴
飲曰大事若成汝等皆登峻班及太子加元服王將
宴于麗正宮高為宣花使當與宴飲令玄素招致惡
少斬馬饗之使各袖刃隱于墻屛間將作亂校尉金
大用子為高驅使聞其謀以告大用大用與內侍蔡
元善遂告之義方素惡高逼己與元侯高等至宮外
即以鐵椎格殺之令巡檢軍分捕高母及黨與皆誅
之其父嘗惡高不肖不以為子故獨配流元陰謀欲

盡殺朝臣事泄義方又忌元遂殺于朝并捕門客羣
少皆殺之王封女爲宮主近臣上壽夜分未罷義方
携妓入重房與諸將縱飮喧噱擊鼓聲聞于内畧無
畏忌東北面兵馬使諫議大夫金甫當有膽畧仲夫
等嘗忌之明宗三年癸巳八月甫當欲討仲夫義方
復立毅宗與錄事李敬直張純錫謀以純錫柳寅俊
爲南路兵馬使裴允材爲西海道兵馬使使發兵與
東北面知兵馬事韓彦國擧兵應之至巨濟奉毅宗
出居鷄林仲夫義方聞之使將軍李義旼及散貟朴
存威領兵趣南路遣兵西道以圖之安北都護府執

甫當敬直等送于京義方鞫殺之於市初甫當之謀
起兵也内侍陳義光裴允材知之甫當臨死誣曰凡
文臣孰不謀於是一切誅戮或投江水旬日間文臣
戮且盡中外洶洶莫保朝夕承宣李俊義及陳俊自
知無道乃請義方止殺戮郎將金富亦謂曰天意未
可知人心不可測恃力不揆義獨蕹衣冠世寄少金
甫當乎吾輩有子女者通婚文吏以安其心可久之
道也自是禍稍止克謙有女在室義方弟隣娶之以
此癸巳之亂一族皆免義旼等至鷄林有人遮說曰
前王來此非州人意乃由純錫寅俊等爾其徒不過

數百皆烏合之衆去其魁則餘悉潰走請少留吾歸
圖之茀勿加罪州人遂入州謀諸衆夜以兵圍純錫
等斬數百人列其首於路之左右幽毅宗于客舍引
義旼等入城出毅宗至坤元寺北淵上獻酒數杯義
旼拉脊骨應手有聲便大笑存威褁以褥合兩釜投
之淵中忽旋風大起塵沙飛揚人皆呼噪而散寺僧
有善泅者取釜棄屍屍出水涘有日魚鼈烏鳶不敢
傷前副戶長弼仁等容具棺瘞水濱先是金使來相
金聞中甚不差毅宗異之使人問曰寡人壽幾何金
使曰滿朝老少之臣盡逝然後有臨川之患及庚癸

之亂老少之臣皆被害而王亦遇凋上之變其言皆
驗義旼自以為功拜上將軍仲夫自義方殺李高蔡
元憲禍及己欲辭位杜門不出義方兄弟携酒詣其
家致款仲夫迎入以實告之義方等相與約誓結為
父子言甚切至仲夫乃安仲夫子上將軍筠密誘僧
宗旵欲殺義方兄弟宗旵推筠為謀主使親近於王
出入後庭無忌拜承宣有歸法弘化諸寺僧二千人
集城東門欲殺義方兄弟義方使府兵逐之毁弘化
寺兄俊儀止之怒曰若從爾言事不成矣遂焚之俊
儀罵曰汝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苐宅姬妾一

也脅奸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柄三也義方大怒抶
劒欲殺之文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莫大焉若不
聽吾言請先殺我義方與克謙善且以姻婭故從其
言俊儀走出西門義方自引劒割其胷而卧仲夫曰
兄弟鬪宫中何理耶欲執俊儀殺之仲夫妻使人謂
曰義方兄弟之事於卿何與由是俊儀得免然交舊
莫敢往見門客亦散俊儀往謝義方義方亦潛往謝
之義方拜左承宣納其女為太子妃時西京留守趙
位寵起兵討仲夫義方檄召兩界諸城岊嶺以北皆
應之元帥尹鱗瞻禦之敗位寵兵向京都義方怒甚

執西京人尚書尹仁美大將軍金德臣將軍金錫材
等無貴賤悉誅之梟首于市自領兵而出破之義旼
爲大將又大破之復命鱗瞻與將軍杜景升玄德秀
等攻扶西京斬位寵朴存威嘗使於雲中每誇納釜
之事雲中人斬之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衆心
憤怨當鱗瞻之治兵西郊也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
宣義門外鄭筠客誘僧宗旵等托有來訴隨義方後
伺隙斬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高得元柳允元等
皆殺之僧徒以爲賊臣之女不可配東宮奏黜之後
義方門客將軍李永齡別將高得時隊正敦章等欲

為義方報仇謀殺仲夫事泄重房捕永齡等竄遠島
一時武臣皆義方麾下相謂曰軍國權柄屬之重房
者實由義方之力先是義方等置重房於內常會
直國家大事無不叅決後亦仍之遂配宗旵等十餘
僧于海島仲夫等性本貪鄙殖貨無厭及為侍中廣
殖田園家僮門客依勢橫恣中外苦之仲夫重修普
濟寺設落成會請王臨幸有司諫止之仲夫陰令僧
錄司請親幸王不欲從容留飲命兩府宰樞承宣諸
司侍臣同時赴宴時仲夫年已七十不欲去權位郎
中張忠彥阿意說之曰宰相賜几杖則雖七十不致

仕仲夫悅諷禮官依漢孔光故事賜几杖國事皆關
決仲夫時坐重房議人罪百僚詣門賀後諸領軍士
揭匿名榜云侍中鄭仲夫及子承宣筠女壻僕射宋
有仁擅權横恣南賊之起其源繇此若發兵討之必
先由此輩然後可筠懼乞解職累日不出其後仲夫
致仕家奴犯禁服紫羅衫臺吏令所由脫之奴歐所
由而走吏憤甚囑路人捕之翌日中丞宋詝御史晉
光仁縛問之仲夫怒欲率兵至臺殺詝等筠止之仲
夫白王欲罪之會旗頭祿尚告曰大將仁張博仁前
將軍趙存夫等潛結失職輩期以暮夜犯公家仲夫

信之請繫詔獄按問無狀又旗頭告同領旗頭八十
人會酒家飮謀出慱仁於獄仲夫潜遣家僮鞫問無
驗竄慱仁海島又旗頭康實誣告樞密崔忠烈謀害
仲夫請按鞫由是獄事連起不暇治許等王慮仲夫
憤未快罷許職許當庚癸之亂以不忤人免禍後忤
武臣貶黜筠嘗誘尚書金貽永之女爲妻疏棄舊妻
縱欲無節將軍慶大升素憤仲夫所爲欲討之隱忍
未發會筠潛圖尚公主王患之大升銳意討之畏其
壻宋有仁未得間及有仁斥逐文克謙韓文俊大失人
心牽龍許升有勇力筠愛之升及隊正金光立俊翼

皆大升所善謂升曰我欲去凶徒汝能從之升諾之
大升曰藏経會畢之夜宿衛之士必皆困睡吾令死
士伏和義門外汝先殺鄭筠於内以嘯聲爲約則我
發伏應之夜升入筠廬殺之遂發嘯大升率死士踰
宮墻入殺大將軍李景伯指諭文公呂所見輙殺宮
中呼譟王御宮門召大升等手賜危酒以慰之大升
因請發禁軍分捕仲夫及肖仁父子仲夫等聞變逃
匿民家悉捕斬之梟首于市中外大悦有仁初娶宋
商徐德彦之妻妻本賊者貲財巨萬以白金四十斤
賂宦者求三品轉大將軍與文臣交通武官嘗疾之

有仁恐禍及已逐其妻于海島求仲夫女為妻驟登
樞府大張禍福請壽德宮居之富貴華侈擬於王室
子羣秀年少頑黠多行不義席父勢驟拜髙官甞為
金羅道按察使升黜徇好惡不問政績無敢議者大
升因衆怒遂誅之有仁家臣中書省令史石球欲為
報仇造妖言惑衆謀作亂事覺流海島分捕四家之
黨將軍金光英指諭石和龍連中郎將宋得秀奇世
貞等殺之武官或宣言曰鄭侍中首倡大義沮抑文
士雪吾曹累年之憤以張威武功莫大焉今大升一
朝而尸四公孰討之耶大升懼招致死士數十人留

養門下以備之號都房為長枕大被令輪日直宿或自共被以示誠款未幾辞職家居然國有大事必就闕决大升自去鄭宋以来心不自保常令數人潛伺里巷偶聞飛語輙拘囚鞫問累起大獄用刑深峻升光立等恃其同功偃蹇自肆陰養惡少又昵侍東宮寢卧後壁歌吹徹夜寂若無人大升忌之召升于其第斬之道見光立殺之以兵自衛奏云升等縱恣非惟欲殺臣且圖不軌事迫不暇奏聞已誅之王命近臣慰諭之宰相以下皆就第或致書而賀大升稍自安王内忌大升外示優寵日賜珍羞服玩奏請無不

曲從故人多趨附然非有學識勇略者大升輒拒之武官皆畏其威不敢縱肆十三年大升忽夢仲夫握劒叱咤因得疾卒年三十及葬道路莫不哀哭始大升之討仲夫也牢能金子格有力焉大升愛之俾領都房大升卒都房斂錢以葬將散復聚飲子格誣告曰大升死後都房往往復會者將為亂王素忌大升命重捕之使大將軍鄭存實吳淑等治之苟名在都房者悉捕之其或逃匿縛其父母妻子及族黨困苦之匿者自出或自刃死凡得六十餘人窮索其黨捶楚甚酷并流遠島多死于路存者不過五六人初大

升誅仲夫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弑君者尚在焉用賀
爲義旼聞之大懼聚勇士于家以備之又聞大升都
房人謀害所忌益懼乃於里巷樹大門以警夜號爲
閭門京城坊里皆效而樹之先是大升之誅許升也
義旼以兵馬使出鎭北塞有人謬傳國家誅大升義
旼聞之大喜曰吾欲殺大升未果是誰之謀歟先我
着鞭矣大升聞而銜之義旼還懼不自安稱疾歸其
鄕屢名不至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爲亂遣中使敦
諭乃至王内實畏忌外加恩慰中外嘆王柔懦時宰
相多武人知樞密院事金永存副使孫碩同在院相

詬罵如雨肩哮吼同列畏縮稍稍引去惟副使王度從容誘解一日義畋與杜景升同坐中書詩曰某人自矜勇力吾擊仆之如此遂用拳撞柱榱桷爲之動景升曰某時之事吾以空拳奮擊衆皆奔潰遂撞之拳陷於壁後義畋與景升坐省議事相失奮拳擊柱曰爾有何功位在吾上時人語曰掖垣李杜密院孫金或作詩嘲之曰吾畏李與杜屹然眞宰輔黃閣三四年拳風一萬古景升嘗監國修史時有醫題壁自稱玉堂人有人嘲之曰戰將今爲修國史不妨醫作玉堂人是時南賊蠭起其劇者金沙彌據雲門孝心

據草田剽掠州縣王聞而患之遣大將軍全存傑率
將軍李至純討之至純義旼子也義旼嘗夢紅霓起
兩腋間頗負之又聞古讖有龍孫十二盡更有十八
子之語十八子乃李字因懷非望稍損貪鄙収用名
士以釣虛譽自以籍出慶州潛有興復新羅之志與
賊沙彌孝心等通賊亦遺鉅萬至純亦貪婪無厭聞
賊多財物陰與交通資以衣糧鞋襪賊亦遺以金寶
由是軍中動靜輙泄以至屢敗存傑嘗以智勇名至
是忿恚曰若以法治至純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益熾
罪將誰歸至基陽縣仰藥而死義旼擅銓注政以貨

成支黨連結廷臣莫敢誰何多占民居大起第宅奪
人土田肆其貪虐嘗自駱駝橋至猪橋築堤高數尺
挾堤種柳人稱爲新道宰相義旼妻崔氏兇悍因妬
格殺家婢且與奴私義旼殺奴逐妻多引良家女子
有姿色者爲婚旋復棄之諸子倚父肆横至榮至光
尤甚世謂雙刀子至榮凡有忤意者無貴賤輒殺之
聞人有美室闖其夫出必脅亂之路遇美婦人輒使
從者擁去污而後已嘗與牽龍朴公襲爭妓花園王
有憾扶綱逐公襲于宮門義旼請罪至榮王不許王
命内侍李德孚囚妓至榮突入獄逐德孚出其妓又

逼淫王嬖姬王不得罪之朝野痛憤義旼女爲承宣
李賢弼妻淫縱與母同賢弼醜之不與同居賢弼之
子晉玉拜别將亦狂狡至純諫其父曰公孤寒位將
相宜有教方以守富貴今子孫横暴結寃於人禍必
不旋踵矣後至榮奪崔忠粹家鵓鴿忠粹請還言甚
悖至榮怒令家僮縛之忠粹曰非將軍手縛誰敢縛
我至榮壯而釋之忠粹即告其兄忠獻曰義旼四父
子實爲國賊我欲斬之忠獻然之義旼時在彌陀山
别墅忠獻忠粹及其甥隊正朴晉材族人盧碩崇等
袖刃至别墅門外候之義旼將出門跨馬忠粹突入

撃之不中忠獻直前斬之碩崇持首馳入京梟于市
觀者驚愕聲振都下忠獻等請王與大將軍李景儒
崔文淸等討餘黨遂與之坐市街召募壯士乃閉城
門分捕支黨悉獲之忠獻忠粹與文淸景儒會仁恩
館議事有人告平章事權節平孫碩上將軍吉仁等
謀擧兵又告景等有異謀忠獻卽召節平子將軍準
碩子將軍洪胤與之飮言笑自若俄左右拉殺之斬
景儒於坐以文淸老且直不殺忠獻等坐市幕分捕
節平碩及將軍權允柳森相御史中丞崔赫尹等殺
之吉仁在壽昌宮聞變與將軍兪光朴公襲擅出武

庫兵仗以授禁軍及宦官奴隷千餘人出宮門忠獻
等以敢死者十餘人為先鋒大呼揮劒突陣仁衆四
潰仁等馳入宮閉門拒守忠獻等率衆圍之存儒欲
火攻仁踰垣而遁王令開門召忠獻等疑仁在内使
郎將崔允 奏賊臣義旼跋扈臣舉兵誅之其黨忌
臣反欲加害然上天不助兇徒自潰尚有餘黨潜側
於内請入宮搜捕王許之遂使允 縦兵闌入隨遇
輒殺僵尸狼藉光公襲自刎王左右皆散走惟少君
及宮姬數人侍側垂泣而已忠獻等引兵還仁恩館
捕叅知政事李仁成上將軍康濟文得呂左丞宣文

迪右丞宣崔光裕大司成李純祐太僕卿潘就正起
居郎崔衍郎中文洪賁等三十六人囚于館仁至北
山剃髮披緇墮巖下死忠獻又殺上將軍周光美大
將軍金愈信權衍等有僧告吉仁欲率王輪寺僧徒
擧事請備之忠獻遂殺所囚仁成等三十六人遣人
輪王寺覘之僧皆方食在堂帖然無變忠獻知其誣
欲斬告者已遁矣文迪妻崔氏就積尸中覓夫尸戴
之而去觀者流涕忠獻聞之曰烈女也令收葬之又
流衛尉事崔光遠等諸人於南裔朝官之遭庚癸亂
者至是又大殺人心洶懼時至純為大將軍至光為

將軍聞變率家僮戰于路見忠獻等多助自揣不勝
與至光遁走至榮以碧瀾江普達院爲願刹欲跨江
作橋携妓往安西都護府令吏民助其費吏民畏禍
抽斂白金七十斤與之民不堪其弊忠獻遣將軍韓
休往捕之休侵夜入府至榮方與太守許大元宴戴
花把酒休斬之傳首于京安西民喜曰至榮死吾屬
無患矣忠獻又請遣祗候韓光衍于慶州夷義旼三
族分遣使諸州誅其奴隷及黨附者流賢鄕于原州
至純至光詣仁恩館乞罪忠獻曰此禍本也不可貸
斬之義旼不會文字專信巫覡慶州有木魅土人呼

為豆豆乙義旼起堂於家邀置之日祀祈福忽一日
堂中有哭聲義旼怪問之魅曰吾守護汝家久矣今
天將降禍吾無所依故哭未幾敗有司奏請去壁上
圖形詔墁之於是王制曰左承宣崔忠獻大將軍崔
忠粹疾惡如讎手斬義旼以安社稷可賜忠獻佐理
功臣忠粹賛化功臣并圖形閣上忠獻忠粹欲廢王
設醮告天是夕大雷電雨雹暴風拔木墻屋多頹後
七日又雷電忠獻忠粹與甥姪朴晉材等定計勒兵
市街閉諸城門召杜景升流紫燕島又流文武宰相
柳得義等十二人逼王以單騎出向成門幽于昌樂

宮太子璹及妃步出宮門冒雨乗驛騎放于江華島立王弟平凉公晈是為神宗忠獻奏出内侍閔湜等七十餘人忠粹欲以女配太子固請于王出妃王不得已出之妃微服出外宮中無不流涕王后亦垂淚忠獻止之曰今我兄弟雖勢傾一國然系本寒微若以女配東宮得無譏乎况夫婦之間恩義有素太子配耦有年一朝離之於人情何古人曰前車覆後車戒向者李義方以女配太子卒死人手踵其覆轍可乎忠粹仰天太息曰兄言有理敢不從既而翻然改圖曰大丈夫行事當自斷耳其母謂曰汝從兄言予

實喜之又何如此耶忠粹怒曰非婦人所知以手推
之仆地忠獻聞之曰罪莫大於不孝今辱母如此况
於我乎必不可以言語諭之明朝當令吾衆候廣化
門拒其女不納忠粹聞之曰兄欲制我者恃其有衆
也吾當掃除其徒忠獻即召晉材等發兵討之忠粹
兵大潰忠粹曰今日之敗天也兄居臨津以北我居
臨津以南遂斬關而出至坡平縣金剛寺追者斬之
傳首于京忠獻哭曰我欲擒何遽殺耶乃遣人収葬
之時私僮萬積等六人樵北山招公私奴隷謀之曰
國家自庚癸以来朱紫多起於賤隷將相寧有種乎

時来則可為也吾輩安能勞筋骨困於捶楚之下諸
奴皆然之剪黃紙數千皆鈒丁字為識約曰吾輩自
興國寺步廊至毬庭一時羣集鼓譟則在内宦者必
應之官奴等誅鋤於内吾徒蜂起城中先殺崔忠獻
等仍各格殺其主焚賤籍使三韓無賤人則公卿將
相吾輩皆得為之矣及期皆集以衆不滿數百恐不
濟事更約會普濟寺令曰事不密則不成愼勿泄律
學博士韓忠愈家奴順貞告變於忠愈忠愈告忠獻
遂捕萬積等百餘人投之江授忠愈閤門祗候賜順
貞白金八十兩免為良餘黨不可悉誅詔勿問忠獻

以兵部尚書知吏部事朝往兵部晝入吏部或在私第與吏部員外郎盧琯注擬文武官以奏王頷之二部判事但檢閱而已琯忠獻外戚起市井性巧黠善逢迎封忠獻爲晉康侯立府曰興寧置僚屬出入宮禁便服張盖侍從門客殆三千餘人三韓以来人臣之所未有也晉材門容多於忠獻率皆勇悍晉材恨門客除官小自謂無忠獻可專國柄流言曰舅氏有無君心忠獻知必害己召致詰之斷脚筋流白翎鎭尋病死神宗患疽傳位太子是爲熙宗王與王濬明于承慶等謀去忠獻事泄廢王遷紫鷰島奉明宗子

漢南公貞即位是為康宗忠獻移入別第納戟兵衛
彌滿數里朝士追隨者甚衆前此無宰相隨之者至
是叅書樞密院事琴儀樞密副使鄭邦輔始從之時
人鄙之忠獻遣將軍李光裕遷熙宗于喬桐光裕還
言王驚愕失措且供頓闕乏止有米六石忠獻變色
厲聲曰非我仁恕王父子得保首領以至今日守追
思濬明事使我毛髮盡竪時月犯熒惑日官奏貴人
死忠獻召集樂工數十奏樂竟日至夜三鼓樂未闋
果死年七十一百官縞素會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常
擬於王者史氏曰忠獻起於微賤專執國命貪財好

色鬻爵賣獄至於放逐二主多殺輔臣元惡大憝上
通於天而得保首領天道之不可知乃如此耶

附崔家世惡

忠獻有三妻上将軍宋清女生怡珦任氏本将軍孫
洪胤妻忠獻殺洪胤聞其美私之生瑊王氏康宗庶
女生球皆加宅主號宋清弟洪烈藉忠獻拜樞密副
使恃勢驕横有求忠獻者因洪烈乃成故諸王貴戚
爭先結交性又滑稽每至諸王第見珍玩丐奪乃已
諸王聞洪烈至則藏珍寶乃出迎怡初名瑀初名瑀
屢遷樞密副使忠獻嘗有疾密謂怡曰病将不瘳恐

有蕭墻之患汝勿復來怡稱疾不就令其女壻將軍
金若先侍疾忠獻婢桐花貌美里人多通忠獻亦私
之一日戲曰汝以誰爲夫耶婢以興海貢生崔俊文
對忠獻致俊文奴使之補隊正至大將軍日見寵任
請謁者皆附之俊文於忠獻家側大營私第與上將
軍池允深將軍柳松節郎將金德明爲忠獻羽翼及
忠獻病四人謀曰公棄吾輩必爲怡所虀粉季子珦
膽氣過人可屬大事因瞷怡候疾欲除之遣人報怡
曰令公病篤欲見公報至再三怡愈疑德明反以其
謀告怡慰諭留之俊文允深等又至曰公疾革宜速

往侯怡卽捕二人幷松節分配遠島道殺俊文忠獻
死怡以所畜金銀珍玩獻王又以忠獻占奪公私田
民各還其主且多扶寒士以収人望初忠獻授人爵
視賂多少時求八品者甚衆而官制少乃陞五部錄
事爲八品又以史官翰林之祿過於五部錄事亦陞
爲八品怡以爲先王增史翰之祿所以崇儒何必改
官制遂復以史翰錄事爲權務官流其弟珦珦婦翁
壽春侯沆沆子司空琮承宣申宣胄及忠獻家臣崔
思謙婢桐花成春獅子等于諸島尋召還沆及琮量
移珦于洪州珦勇而猜暴自流洪州心常怏怏大營

室宇多行不義侵擾居民闔境苦之怡及州官禁之不聽聚羣不逞作亂召本州副使柳文柜判官全兩才法曹李宗等兩才病不至文柜宗至珣即面縛懸於樹殺之率衆至兩才所引出斬登客舍門樓撃鼓呼噪會州人以書召柳松節于南海金壽迎于禮山又名朴文宰傳檄州郡發兵使家僮發倉粟給軍有一卒殺其僮於是州中洶洶乃遣兵馬使蔡松年等領兵討之珣與徒逃上北山曰吾兄屢年不召州官蔑視不聽以故蓄憤詣神祠三擲杯珓得吉卜乃聽左右言輕躁作亂雖悔何及日沒從者皆亡珣墜崖

匿石窟徉死追兵執而囚獄死按察使全懿獲壽迎
文梓松節皆殺之怡聞而喜使窮捕餘黨懿希怡意
誣以禮山結城麗陽大興等七縣通謀皆死洪州人
往來於珣者悉誅之重房劾懿擅殺壽迎等流海島
承宣東偶無才能唯以令色媚附忠獻權傾中外怡
疾之流羅州後怡密為書召還授樞密副使御史大
夫厚饋又與所愛名妓玉肌香以慰藉之王高宗封怡
晉陽侯叅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怡修隍
羅城以家兵為役徒出銀瓶三百米二千餘石以支
其費又出黃金二百斤造十三層及花瓶置興王寺

上將軍崔愈恭嘗與樞密副使吳壽祺將軍金季鳳
郎將髙壽謙等邀宴重房諸將於其家謀欲盡殺文
臣以報私怨事覺貶壽祺爲白翎鎭將尋遣人殺之
愈恭爲巨濟縣令季鳳爲濵州副使配守謙海島明
年愈恭與季鳳及大將軍李克仁謀殺怡怡知之殺
愈恭克仁季鳳散貟朴希道李公允等流其黨五十
餘人于島又鞫其黨辭連樞密副使金仲龜上將軍
咸延壽李茂功大將軍朴文備皆流遠島髙宗十二
年百官詣怡第上政簿怡坐廳事受之六品以下官
再拜堂下不敢仰視舊制吏部掌文銓兵部掌武選

第其年月分其勞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具載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升黜以奏之門下承制勑以行之自忠獻擅權私取案注擬除受授其黨與為承宣謂之政色承宣僚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色尚書四品謂之政色少卿其會所謂之政房怡於是置政房于私第選文士屬之號曰必闍赤擬百官銓注書批目以進王但下之而已嘗拜私奴之子安碩貞為御史中丞人皆憤之怡以為前遊馬將校乃御前近衛者台集其第選之鞍馬服飾極其侈美倍於往日又奏文物禮樂一遵華制其自宋来授者許於臺省政

曺隨才擢用慶尚按察使權應經圖倭形以獻曰異
國之人容貌奇怪欲令參政知之耳怡知其媚笑之
十三年怡患腫自兩府至椽吏爭祈禱設齋作疏都
下爲之紙貴諸醫不能理祗候林靖妻本醫家女貼
引毒藥有效王特除靖工部郎中以慰怡王賜怡匡
壁翊戴功臣號十四年怡令教定都監牒禁内六官
各舉登科未官有才行者初忠獻置教定都監掌庶
事怡因之怡門客多當世名儒分爲三番遞宿書房
森溪縣人崔山甫曉陰陽術數剃髮爲僧住金剛與
住倉正光孝等奪掠爲事光孝盜宰人牛縣官捕之

光孝逃山南亦變姓名曰周演之後至京以占術惑
衆怡與語稱賞日益親信事皆咨之聲勢日盛能禍
福人人皆畏之爭賂遺遂致巨富以術僧道一爲弟
子與相密謀自言察聲觀色能辨人壽夭貧富多引
婦女之美者淫焉醜聲流聞畏威莫敢言一日演之
白怡今王有失位相公有王侯相怡以語腹心將軍
金希磾希磾問演之演之愕然詣怡曰密語洩恐禍
及怡謂演之侮己會有人譖怡曰頃者公有疾上將
軍盧之正大將軍琴輝金希磾會演之家謀欲害公
奉熙宗復位怡信之流演之等籍其家得熙宗與演

之書有誓同生死父事之語怡即遷熈宇于喬桐沉
濵之于海夷其族捕道一鞫之乃服又捕希磾等沉
海希磾時在全羅道捕者至畧無懼色自投海有文
大淳者甞流紫燕島有僧亦配是島與大淳惡譖怡
曰大淳等潛謀亂怡執大淳等五人不問而殺之朝
野稱寃南京人仁傑勇悍為賊魁剽掠入京怡遣十
餘騎捕之仁傑徐行無懼容騎不知為仁傑問賊安
在紿曰在某處飮酒可速往捕騎馳去仁傑自後捽
曳下奪其馬走匿利川捕殺之仁傑臨刑曰吾多行
不義受誅何悔但六軍在前出入賊陣斬將搴旗吾

志也不一試而死為可恨十五年加怡鰲巽鎮國功臣時懷音鎮别將告西都有謀反者兵馬使索之不得押送告者于京怡欲因以収北人之心賞告者良馬錦衣金帶綾羅絹五十匹紬紵布各十匹米二十石令驛輸其家又請王褒異賜厩馬一匹綾羅絹四十匹紬百匹布二百匹又以私田七百餘結屬諸衛散員等以市恩及苐朴寅聘日本還怡給銀瓶五事段子六十匹布五百匹米豆并五十石鞍馬琴以賞十六年怡占奪隣舍百餘區築毬塲東西數百步平坦如碁局每擊毬必使里人灌水浥塵又壞人舍廣

之日聚都房馬別抄擊毬弄槊騎射怡邀宴宰樞耆
老臨觀於是都房別抄鞍馬衣服弓矢效韃靼風俗
以美麗相誇都下子弟亦爭事豪侈妻多以貧見棄
宋商獻水牛四頭怡給人蔘五十斤布三百匹怡私
造御輦飾金銀錦繡覆以五色氊窮極侈麗以進王
王以輦駕水牛道路爭觀時太倉八廩地庫皆災怡
及若先擁兵無往救者火徹夜不滅怡妻鄭氏死王
命用順德王后例賻絲緞七十匹三殿及宰樞承宣
以下爭設奠務侈美市價踴貴百官會葬以金銀繡
飾龕室左右列紅燭連亘數里石室奇巧是時蒙古

大舉入侵其河西元帥寄書送金線二匹書稱令公
上盖指怡也怡不受以歸懷安公侹侹亦不受怡使
學士李奎報作侹書荅之怡聞將軍大集成女新寡
而艶娶為後室大氏欲歸寧怡具十品銀甁二十以
送怡欲遷都江華以避蒙兵會宰樞議之皆畏怡莫
敢言指諭金世冲排門入詰遷都之誤怡怒斬之請
王亟遷王猶豫未决怡奪祿轉車百餘兩輸家財于
江華令有司刻日發遣人户時霖雨彌旬泥濘沒脛
人馬僵卧達官及良家女跣足負戴鰥寡孤獨失所
號哭者不可勝計王論怡遷都功封晉陽侯立府百

官皆賀于第怡營私室役都房四領軍輸舊京材木
多取松柏植園中悉以船輸人多溺死其園延袤數
十里又於西山私藏氷民厭苦安養山去江華數日
程怡使門客朴承賁等取其栢樹植之時方沍寒役
徒多凍死沿路棄家登山以避之有人牓昇平門云
人與栢孰重二十二年納若先女爲太子妃其母曰
燈夕入内威儀一如王妃二十九年加怡食邑進爵
爲公校尉趙南壽譖其表兄大將軍宋白恭怡投白
恭於江拜南壽爲郎中怡修國學納米三百斛于養
賢庫又遣大司成宋國瞻等鑿渠通海不可乃止移

東郡民於蔚陵島風濤險惡人多溺死罷其居民三十二年四月八日怡燃燈結彩棚陳伎樂百戲徹夜爲樂士女觀者如堵五月怡宴宗室及宰樞結彩棚爲山張繡幕羅幃中結鞦韆飾以文繡彩花設四大盆盛氷峰盆皆銀釦貝鈿四大尊揷名花十餘品眩奪人目陳伎樂百戲八坊廂工人一千三百五十餘人皆盛飾絃歌鼓吹轟震天地怡給八坊廂白金各三斤又給伶官兩部伎女才人金帛其費鉅萬怡尊王設六案陳七寶器膳極豊侈怡自誇詡曰復有如今日乎怡好燕樂聚飲無度嘗會宰樞以下四十六

人酒酣将軍林宰執危作倡優舞見者鄙之又燕两部極歡令奏唐樂天忽雷電怡懼止之三十六年怡死輟朝三日謚匡烈配享康宗廟庭怡無嫡子嬖妓瑞蓮房生萬宗萬全初怡欲傳兵柄於若先恐二男為亂并送松廣寺剃髮皆聚無頼惡僧殖貨為事威凌守宰慶尚道所畜米五十餘萬石貸與取息催徵甚酷民無餘粟租稅屢闕門徒倚勢横行或強淫人妻陵轢州縣官吏畏不敢言獨全羅道按察使金之岱捕其徒尤恣横名通知者沉殺之之岱廉愼小過竟莫能害巡問使宋國瞻寄書言之刑部尚書朴暄

亦言之怡遣人發錢穀還其主焚契券因門徒中外
相慶萬宗等詣京與其妹宋惰妻泣訴怡曰尊公在
時侵逼如此他日吾兄弟不知死所怡謂暄等離間
父子并流貶令萬全歸俗改名流流初拜左右衛上
護軍户部尚書諸王宰樞皆詣門賀怡使待制任翊
授書侍郎權㫜習禮遷樞密院知奏事怡分與家兵
五百餘人及怡死知吏部事上將軍周肅領夜別抄
及內外都房欲復政于王猶豫未決殿前李公柱崔
良伯金俊等七十餘人歸于流肅亦附爲合番擁衛
流服喪二日而除及葬杜門不出蒸父諸妾王拜流

銀青光祿大夫樞密副使吏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太子賓客兼東西北面兵馬使又為教定別監流忌樞密閔曦副使金慶孫得衆心流海島又流承宣崔峘將軍金安指諭鄭洪裕及怡侍妾三十人王下制曰晉陽公怡左右輔弼三韓如仰父母今忽棄世無所依賴子沆繼世鎮定可超授相位沆黜巫覡于城外以教定別監牒蠲清州雪綿安東蠒絲京山黃麻布海陽白紵布洪州等處魚梁船稅徵還諸道教定收穫貢以收人心初怡分遣羅得璜河公叙李瓊崔甫侯為宣旨使剝割誅求沆欲干譽罷之未幾復用人

皆憤歎王以怡食邑晉州稅布徭貢直納流家流辞
不受一日流裏甲領兵自長峰宅馳馬移于見子山
晉陽府由東偏户入盖畏人也流前娶大卿崔品女
以疾棄之改娶承宣趙季珣女王命牽龍中禁都知
巡檢白甲内侍茶房衛送賜御座肩輿燈燭又賜黃
金鏡奩粧具宰樞皆贈金帛致賀王命移忠獻真于
昌福寺怡真于禪源寺别監及文武官二十員導從
如移太祖真儀流為僧時與南州副使趙廉右道康
監務朴長源有憾乃流島侍御史李僐素與二人善
及按慶尚道召二人宴縣令權信由與焉有僧譖於

沆曰佶與信由潛名廉右等謀亂沆投佶等於江時
人哀之王以築中城功拜沆門下侍中封晉陽侯讓
不受時司天監奏月犯上相占云主有憂上相誅亂
臣代其主是時上將迎蒙古使章梯浦宮故司天欲
王修省停幸沆惡之嗾御史臺劾罷判臺事崔允旦
太史丞吳安矩沆怨繼母大氏助外孫金敉若先子不
右己奪大氏宅主爵收財產令夜別抄皇甫俊昌等
沉其前夫子吳承績于海夜黑潮退承績得不死祝
髮入皆骨山寄書其母奴洩於人沆大怒捕索投江
斬俊昌等六人流大氏于海島毒弑其族黨及諸奴

婢或誅或流七十餘人流信譖有私憾者誣告邀賞
及鞫無驗分遣人沉殺南道編配者過半金慶孫以
承績姻親沉殺之慶孫母夢青衣童自天墮懷中娠
而生故初名雲来頭上有起骨龍爪怒則鬚髮皆立
智勇絶人周肅初名永賚性浮誇爲怡友壻寄心腹
怡聞譖訴委肅治之肅阿意不問曲直皆殺之又監
選校尉視賄多少爲次朝野切齒沉以肅附已每事
咨問沉嘗徒見子山第不令肅知之始相疑忌使郎
將林庚狎肅流島至熊川沉殺肅意將軍金孝精搆
之曰孝精與吾謀復政于王流殺孝精三十九年李

峴使蒙古流謂曰若問出陸荅以六月乃出峴對如
流言帝問留爾等别遣使審視否則如何對曰臣正
月就道已於昇天府白馬山營宮室乃留峴遣使來
王問流曰大駕不宜輕出江外公卿希流意執不可
遣新安公佺出江迎之蒙使怒王不從帝命識者憂
流誤事未幾蒙古至所過屠滅四十年拜流門下侍
中判吏部御史臺事流在家遥謝王下制褒流功業
封侯立府流刱九曜堂于闕西王幸觀之流親侍二
十人初入仕丘史二十人直拜把領二十人初入仕
監督官及工匠賞功有差宴宰樞于其第觀擊毬馬

別抄以黃金飾障泥金葉羅花揷馬首尾自是分日
開宴無常新及苐郭王府等謁沆登樓與花酒西海
道別監宋克倮歛莨實三百八斛賂沆即拜御史人
踈為莨實御史學祿鄭瑊譖沆曰河東監務盧成與
鄉人李珪李昌結為兄弟招集陜州副使薛仁儉南
海縣令鄭皐及苐俞汝諧僧明就等置酒為樂誹謗
國政當宴會書天子之門諸賓莫入八字帖諸門以
防外客各陳懷唱和有賢士搥胷日倡雛得意秋之
句沆怒斬成珪昌配仁儉皐等時人指賊為食人者
四十四年沆病篤為放獄囚沆扶病登後園小亭賦

詩云桃花香裡幾千家錦幄氤氳十里斜無頼狂風
吹好事亂驅紅雨過長河吟畢還寢暴死追贈晉平
公流初為僧通宋㥲婢生竩嫡妻無子以竩為嗣竩
美容貌兩手做有金色性沉黙多畧謚流使景琳師
芮基敎詩筆權踶任翊敎政事鄭世臣敎禮王以竩
為殿中内給事賜紅鞓流以竩屬宣仁烈柳能曰若
輔導成就獲承家業則君等之賜也及病召仁烈能
執手曰君等保護此子吾死無恨矣流死殿前崔良
伯秘不發喪按劔叱侍婢勿哭與仁烈謀以流言傳
于門客大將軍崔瑛蔡楨及能等會夜別抄神義軍

書房三番都房三十六番擁衛發喪王即授瑄借將軍教定別監百官皆詣門吊賀沆嬖妾心鏡美麗慧黠瑄曾私之沆死之日納之後房沆本妓出瑄又毋賤故時人讀簿書至娼妓賤隷之言輙諱之人有仇怨則譖以訾所出微賤瑄盡殺之瑄發倉賑民給諸領府各三十斛王拜瑄樞密副使判吏兵部事御史臺事讓不受瑄復歸延安宅及靖平宮于王納米二千五百七十餘石于内莊宅布帛油蜜于大府寺又發私廩賑之有閔偁者自蒙古逃還獻瑄金牌曰聞蒙古密議不復東來瑄悅給第舍米穀衣服拜爲散

貟㺚以將軍還軾郎將安洪敏散貟鄭漢珪爲江華
収穫使恣其攘奪百姓嗷嗷舊制奴婢雖有大功賞
以錢帛不授官流始除其奴李公柱崔良伯金仁俊
爲別將聶長守爲校尉金承俊爲隊正奴等白曰公
柱身事三世年老有功請加衆職授中郎將㺚年少
暗劣不禮遇賢士所親信如能良伯輩其舅巨成元
拔及心鏡内行譏訴外施威福黷貨無厭歲飢不賑
大失人望先是宋吉儒諂事沆爲夜別抄鞫囚縛兩
手拇指懸于梁架合結兩足拇指縋以重石去地尺
餘熾炭其下使兩人交杖腰膂囚不勝毒皆誣服及

為慶尚道水路別監有不從者撲殺之奪人田土財
物按察使宋彦庠劾報都堂仁俊等營救之巨成元
扶以告瑄怒流吉孺罵仁俊等由是相疑貳郎將朴
希實指諭李延紹密謂柳璥仁俊承俊公柱等曰瑄
親近憸小信譖多忌不早爲之所吾曹恐不免約以
四月八日因觀燈擧事中郎將李柱等密通瑄良伯
乃仁俊子大材之妻父也大材以希實等謀告良伯
良伯佯應以告瑄瑄急召柳能計議日已暮能曰暮
夜無能爲請以書諭夜別抄指諭韓宗軌暹明召李
日休等勒兵討仁俊未晩也大材妻在側聞之以告

大材大材告仁俊曰事急矣不如早圖旣昏仁俊率
子弟趙神義軍見希實延紹云事洩不可猶豫乃召
集同謀者及別將白永貞隊正徐梴李梯林衍使衍
及指諭趙文柱吳壽山捕宗軏殺之又召指諭徐均
漢等會三別抄于射廳使人呼曰令公死矣聞者皆
集仁俊曰如此大事不可無主者可推大臣有威望
者以領衆卽召樞密使崔昷又邀朴成梓議之仁俊
召良伯未及升堂別抄兵以炬燒口遂斬之行又斬
日休于其家仁俊令竩門卒不報更籌分隊伍於廣
場燃松明如晝衆人呼噪適大霧竩家兵無一人知

者黎明夜別抄等壞瑄家壁而入元拔壯士也聞難
驚起拔劒當戶兵不得前元拔自度不勝欲擔瑄走
避以瑄肥重未能乃扶上屋茸又自當戶壽山突入
擊元拔中額踰垣走別抄追斬于江岸又索瑄及能
皆殺之璥仁俊㪷詣闕百官俱會泰定門外兩府及
璥仁俊入謁便殿復政于王王御康安殿受百官陳
賀如新即位發瑄倉穀分賜有差太子府二千斛諸
王宰樞文武百官以至胥吏軍卒皀隷坊里大小不
下三斛又賜諸王宰樞至權務隊正布帛有差又以
所畜馬賜文武四品以上又加賜三品遣郎將朴承

盖于慶尚道内侍全琮于全羅道籍没𨒼及萬宗奴婢田莊銀帛米穀宰樞奏崔忠獻罪盈惡積崔怡專權擅命宜削去圖形罷廟庭配享從之

林廉黨

恭愍王二十三年宦者崔萬生侍王如厠密啓曰益妃與洪倫合有身已五月矣倫王幸臣也王曰明日謁昌陵將殺倫以滅口汝知此謀亦不免萬生懼是夜與倫等謀乘王醉手刃之呼曰賊自外矣黎明李仁任入見屛障及萬生衣上有渫血痕下萬生獄鞫之得其狀遂繫倫等會百官于市轘萬生倫斬韓安

權瑨洪寬盧瑄及其諸子幷流父兄親黨先是王流
辛旽水原語近臣曰予嘗至旽家幸侍婢生子母令
驚動善保護之旽誅名納明德太后殿即小名牟尼
奴也屬守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
美婦在旽第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初林樸與
上將軍李美沖侍王目美沖曰汝知阿只事矣對曰
臣知之矣樸恠之及出以問美沖曰上嘗鑄金錢授
臣往旽家賜阿只阿只大喜旽謂余曰上數幸吾家
非為我也美沖具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樸謂史官
閔由義李至曰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後王欲以

牟尼奴為嗣命知申事權仲和前政堂李穡茀會文臣議改牟尼奴名乃書八字以進王以禑命之仍召侍中慶復興密直提學廉興邦政堂文學白文寶議封禑江寧府院大君文寶及田祿生鄭樞等傅之冒稱禑故宮人韓氏出及王遇害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仁任欲立禑密直王安德等阿仁任意大言曰王以大君為後捨此何求仁任率百官遂立禑甫十歲時大明洪武八年也或謂仁任曰帝若聞先王之故興師問罪公必不免莫若與元和親仁任然之及帝使蔡斌等還仁任密諭金義中路殺斌以滅口遣義

如北元北元遣使来仁任池奫等欲迎之金九容李
崇仁鄭道傳權近上書都堂以為不可迎仁任復興
却其書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曰當斬使首而
来不爾則縛送于明復興等怒流道傳于會津大司
成鄭夢周等又言迎元使之不可朴尚衷再疏極論
獻納李詹正言全伯英亦糾舉仁任奫啓釁煽亂將
然之禍不可測請誅之禹仁烈韓理阿仁任意上書
言諫官論宰相非細故乃下詹伯英于獄使崔瑩奫
鞫之辭連尚衷及祿生瑩酷加刑訊并杖流之祿生
尚衷皆道死夢周九容崇仁林孝先廉廷秀廉興邦

朴形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義趙文信等以謀害
已并流之時仁任𣏌林堅味提調政房顓權植黨擧
國趋附銓注之除視人賄賂多少伺候勤怠以爲升
黜官或不足則添設無限或累旬不下批以待貨賂
之来一日除官宰樞至五十九臺諫將帥守令皆其
親舊至於市井工匠無不夤緣除拜時人謂之烟户
政凡有爭訟者必先以田民金帛遺仁任然後得理
時仍倭寇漕路不通宰相之俸不過數斛仁任不受
曰以余之禄須賜諸尉正仁任縱肆貪饕瘠公肥私
值禄俸不給顧行小惠以釣虛名時人譏之都吉敷

以仁任姻親拜代言章疏不能口讀驟陞五宰黨於
仁任堅味興邦受人賄賂用捨顚倒有人書于吉敷
門曰池佛陪爲大司憲邉伐介爲掌令二人本系庸
賤生長市井奸貪諂諛未嘗齒於搢紳故書以諷之
仁任獻其婢鳳加伊於禑禑寵愛之屢宿其第仁任
避居別墅禑稱仁任爲父妻朴氏爲母仁任待禑如
畜壻仁任妻嘗進大爵禑戲曰吾一則爲孫一則爲
婢壻對飮得無失禮耶乃冒處容假面作戲以悅之
仁任之女姜筮妻死禑親率畫師寫其眞朴氏痛哭
禑手酌大杯前跪曰大母輟哭然後予將倒此遂裂

素自帶使宦官皆帶之時國無旬日之儲而田園奴
婢遍中外將相皆出其門奪人田民不恤國事入目
之曰提調奴婢副令張演妻與工判書金克恭季女
也與護軍金瑋私演執瑋告憲司妻逃入仁任家仁
任令憲司勿問旕適禑乳媼張氏其妻亦與張善出
入禁中金續命譏之曰宰相之妻無故出入禁中可
乎先是旕等憚續命清直謀傾軋之及聞是語而深
銜之會禑生母既婢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呼曰我實
生主何毋韓氏耶仁任下般若于獄投臨津般若臨
鞫語曰天若知吾寃此門必頹司議許時纔入門門

自顏人頗異之續命嘆曰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
之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仁任等嗾金濤等以大不
敬論流續命文義縣裔欲娶大司憲王重貴妻至其
第重貴妻捽其胡批其頰曰寧死從汝乎遂奔告崔
瑩曰裔以妾有華屋故欲有之暴辱於妾公以清白
聞故来告耳裔後與仁任有隙相積不平會裔門客
金允升華之元李悅金承得等結朋黨自謂池門四
傑且議仁任厚接北使停洪武年號之非仁任聞之
以為誹謗朝廷鞫流悅之元承得于清州又嗾臺諫
劾允升朋黨於是允升等謀去仁任以裔為首相容

謂裔曰公為冡宰何如裔曰有仁任在況余命數在戊午運乃吉允升曰茍有命何待戊午第聽吾計遂謀變仁任知其狀與慶復興等白禑鞫裔裔曰悔聽允升計以至於此裔允升益謙等及其黨皆誅遣人斬之元悅承得于配所裔貪緣有寵恣其跋扈多植門客附己者用之異己者斥之允升賂裔奴婢遂為親信與承得之元悅更相汲引裔倚為腹心分置臺諫大張威福多列姬妾幾三十人唯取富者不以色立門户者十有二人貪淫譎詐賣官鬻獄得人臧獲不可勝計又遥授官爵代受祿俸朝野側目及誅人皆

快之益謙脩之子目不知書嘗憑父勢以上護軍爲
侍學爲世所嗤禑始選置内宰樞掌出納於是堅味
及洪永通曺敏秀常在禁中事無大小皆先關白然
後行禑嘗使人召堅味辭以疾再召乃至其驕蹇如
此進侍中與都吉敷禹玄寶李存性提調政房故事
侍中掌銓選堅味顓權自恣永通敏修雖爲侍中不
得與焉有李祥原者以堅味子檝爲養子得拜樞密
禑惡堅味貪饕屢諷之檝堅味托疾乞退許之封平
原府院君尋復爲侍中仁任堅味等與洪仲宣同在
政房惡其分權有隙以爲啓禀使仲宣不即行諫官

徐鈞衛等素與仲宣有怨且希仁任等意劾仲宣在
先朝潛懷異志敗露被罪又附辛旽驟拜賛成不思
報效今為啓稟使以圖自便不忠請鞫乃罷歸宜寧
田里會楊伯淵以討倭功頗恃功驕矜仁任堅味等
惡之嗾憲司劾伯淵通妻弟又奸前判事李仁壽妾
又夜遣數十騎圍故密直成大庸母家強奸大庸妾
守節為尼者削職流陜州崔瑩白禑曰伯淵謀害兩
侍中仁任堅味欲自為相請按治其黨禑命瑩治之辭連仲
宣及前提學金濤等七人殺之成璘柳曼殊等四人
杖流遣表德麟等殺伯淵仲宣于流所仲宣臨死仰

天誓曰余若無罪枉死天必動威及死天果大雷電以風濤等梟首籍家臨死對獄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無辜反受其殃獄官皆惕然知其冤濤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門外護尸有李悰者抱尸入州洗血解衣衣之裹以簟綑其頭而懸之再拜而去瑩之斷此獄刑戮過重國人寃之仁任堅味又忌復興清直托以嗜酒不治事白禑流清州先是北青州萬户金得卿擊殺官軍盖受堅味等旨也遼東都司遣百户程與問其故堅味等設宴私第厚慰之贈細布執送得卿將行諭之曰北青州之事汝任其咎勿以累國得

卿曰我但奉行都堂牒耳上國有問豈敢終諱堅味
憂懼無以爲計密直提學河崙密謂曰事貴從權當
倭寇充斥豈無遇賊而死者乎堅味大喜得卿行至
鐵州中夜盜殺之以遇倭聞于帝堅味父彥脩卒及
葬歌柩奠至三十餘所李成林禹玄寶廉興邦李仁
敏請謚曰忠貞禑復起堅味爲侍中諭曰今以國事
委卿懋哉禑嘗謂馬花園謂左右曰將水精木公文
來予將制此馬又戲謂檄曰爾父好用水精木公文
時仁任堅味興邦縱其惡奴有良田者率以水精木
公文奪之其主雖有公家文券莫敢與辨時人謂之水精

木杖而禑聞而惡之故每言及之興邦家奴李光奪前密直副使趙胖白州之田胖哀乞於興邦奪其田光復奪其田凌辱胖胖詣光哀請光傲視益縱胖不勝憤以數十騎圍而斬之火其家興邦聞斬光大怒誣胖謀反令巡軍執胖母妻遣四百餘騎捕胖白州胖已入京興邦等勸禑購捕繫巡軍獄興邦時為上萬戶吉敷為副萬戶與堅味女壻都萬戶王福海副萬戶李光甫委官尹珍臺諫姜淮伯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四方奪人田民戕虐百姓是大賊也胖今斬光者唯以輔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反拷掠

竟日不服興邦欲胖誣服治極慘酷胖辱罵不小屈曰我斬汝國賊與汝相訟者也何鞫我為興邦怒盖感使人亂撃其口福海陽不聞假睡餘人無敢如何獨左司議大夫金若釆以為不可而止之後數日禑如瑩第與語良久議胖獄是日興邦復欲鞫胖赴巡軍請獄官及臺諫皆不至禑遣醫賜胖藥尋下令曰宰相既富可不須其先須隊伍之無食者遂下興邦于巡軍國人皆喜曰吾君明矣禑召胖七歲兒問其父所為對曰吾父但捄飼試之云欲斬貪婪者六七宰相以快吾志否則妻孥必至飢寒禑賜兒笠禑命

瑩及我 太祖陳兵宿衛下堅味吉敦獄使者至堅
味第堅味拒命厲聲謂使者曰七日須祿古制也今
主上無故不須豈為君之道乎自古人主之非臣子
有正之者遂欲為亂使人奔告其黨甲騎已遮路不
可出其人歸而告堅味堅味家在男山北既而仰見
男山甲騎成列膽落就擒歎曰廣平君誤矣先是堅
味與邦忌瑩清直且握重兵常欲加害仁任故止之
故云巡軍鞫堅味興邦等罪不窮治以聞禑大怒以
前評理王安德為都萬户知門下李居仁為上萬户
我 恭靖王為副萬户命更鞫之 恭靖王時知密

直檄自総角昵侍禂遊戲出入動必相隨屢遷密直
副使常直禁中至是勒歸其家尋下檄福海成林興
邦興邦弟大司憲廷秀堅味女壻知密直金永珍等
巡軍獄分遣諸道察訪刷堅味興邦所奪田民還其
主遂誅堅味成林福海興邦吉敷廷秀永珍檄又斬
福海養父賛成事金用輝成林壻存性成林友壻前
原州牧使徐信堅味弟判開城齊味興邦妹壻密直
洪徵任獻典法判書李竦獻子公緯公約公縝福海
兄德海妹壻開城尹鄭慤朴仁貴李希蕃等福海被
繫用輝有異謀帶劒入闕故先斬之仁貴希蕃托附

堅味者獄官籍獻家無擔石之儲欲免之瑩以獻藉
興邦勢為大司憲未嘗發一直言遂斬之時人悲之
又斬福海父右侍中益淳堅味任女壻右司議大夫
辛權吉敷女壻大護軍辛鳳生堅味族子執義李美
生判官閔中達徵子尚淵尚濱尚溥判內府寺事金
萬興等萬興堅味家臣專摠田民之簿貪暴奸黠為
腹心者又斬興邦兄瑞城君國寶國寶子同知密直
致中女壻知部安祖同興邦女壻成均祭酒尹琠護
軍崔暹福海妹壻大護軍金涵族典法判書金乙鼎
掌令金肇齊味子孟陽吉敷族前江陵府事都希慶

都衍都云達及被誅者族黨前知密直全彬密直副
使安思祖密直提學朴仲容辛靖司僕正甘成旦宦
者趙元吉等五十餘人籍没堅味等資產流吉敷子
進士俞于邊地俞偽仁烈女壻瑩與仁烈善免置田
民辨正都監考覈堅味等所奪占田民分遣安撫使
于諸道收捕堅味等家臣惡奴誅之凢千餘人并没
財產杖仲容父前賛成形一百流角山巡軍戍句檢
堅味益淳興邦吉敷財產栲掠其妻皆死獄中盡收
被誅者子孫雖襁褓皆投之江僅免者無幾没被誅
人妻女為官婢者凡三十餘人投成林福海存性永

珍檄權孫中興及檄六歲子于臨津又斬成林黨前
判書成仲庸徐覠亦成林黨也在利川安集使李安
生収捕覠逃其妻故宰相成士達之女安生見而悅
之遂私焉其妻誘覠至執殺之事覺殺安生没其妻
為典客寺婢堅味性猜忌陰兇有口才世比之李林
甫仁任久竊國柄支黨根據堅味為其腹心疾惡文
臣放逐甚衆興邦亦在逐中後堅味以興邦世家大
族請與婚姻興邦亦懲前日流貶欲保其身惟仁任
堅味言是從以異父兄成林為侍中有裴元龍者素
稱能吏附興邦為養父贈以宅舍為雞林府尹侵漁

百姓至載鐵把歸之家鄉人目為鐵文魚府尹文魚
即八梢魚鐵把之狀似之故云權奸親黨布列兩府
中外要職無非私人專擅自恣賣官鬻爵奪人田土
籠山絡野奪人奴婢千百為羣以至陵寢宮庫州縣
津驛之田靡不據占背主之隷逃賦之民聚如淵藪
廉使守令莫敢徵發由是民散冦掠公私匱竭中外
切齒興邦嘗與成林上塚而還騶騎滿路有人為優
戲極勢家奴隷剝民收租之狀成林忸怩興邦樂觀
不之覺也瑩及　太祖憤其所為同心協力導禑除
之國人大悅道路歌舞林廉誅安置仁任于京山府

竄其弟前評理仁敏于鷄林配烽杖流蘗子大護軍
瓛蘗女壻知申事權執經任右代言禑姻族簽書密
直河崙李崇仁密直副使朴可興誅從孫三司右使
存性存性初效仁任所爲後頗悔其尹西京治爲第
一民追慕之初大長公主薨大起影殿仁任逢迎恭
愍意賛成其役及王薨援立辛禑威福在其掌握欲
多樹親黨務以柔佞悅人門客滿庭各自以爲待已
尤厚誣陷賢良殺戮無辜時人又比之李猫林廉之
誅仁任將有所言諸瑩弟瑩辭不見然德仁任右已
白禑曰仁任決謀事大鎭定國家功可掩罪遂并其

子弟皆宥之國人嘆曰林廉之黨渠魁漏又曰正直
崔公又活我老賊辛昌立侍中曹敏秀白名仁任已
死矣國人初聞被名恐其復亂國政開田民攘奪之
門尋聞其死皆喜躍曰人不能誅天乃殛之昌賜敎
曰終始哀榮君無憾矣左右輔弼予何望焉人皆笑
之敏秀請禮葬遣使弔誄贈謚典儀官難之皆謝病
不出副令孔俯慨然曰吾而不謚廣平誰敢爲之仁任
初爲廣平府院君獨至典儀議謚曰荒繆崇仁崙姜淮伯等
折辱之俯以詼諧對其後臺諫論仁任罪亦自俯發
之廷臣論之不已恭讓即位命瀦其宅先是瑩與我

太祖入政房欲盡黜林廉所用 太祖曰林廉執
政日久凡士大夫皆其所擧今但問才之賢否耳惡
咎既往瑩不聽 太祖遣人謂瑩曰罪魁已族党徒
已除自今宜止刑殺布德瑩又不聽